

刊月合綜

長江

期七第

7

版出社誌雜江長

日一月一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目錄

社評

一九四八年世界局勢的展望……………航一……………三
共產國際復活……………闕里……………四

報導

五年來鄉村調查報告書(三)……………劉金福五……………九

漫談

丘八的婚姻問題……………天良九……………一一

愛之世界

寄故人……………王定一一……………一三

漫畫

中國近世略史(二)……………浴非一四……………一五

雜文

割藕助飛……………金宏業一六……………一八

詩歌

海語……………毅 詰一六……………七
無題……………東方未明……………一七
思鄉……………老 鄉……………一七
唱在別離的筵席上……………流 浪……………一七八

短篇小說

天淵倦羽……………綠 色一九……………二〇
光明……………暮 鼓二〇……………二一
柳二爺……………君 羊二二……………二四
騷動中的插曲……………純 英二四……………二七

劇

黎明之前……………太晤士二七……………二九

長篇小說

雨過殘荷(六)……………謝知音二九……………三一

發掘圈

求雨……………露 露三一……………三二
劫……………濟南晨鐘三二……………三四
工人登壇之一頁……………資 中三四……………三六
提示給新婚的夫婦們——應避免第一次口角……………長 林三六……………三六
讀報偶識……………米 家榕三六……………三七
別打他……………吳 桐三七……………三七
籌餐參觀小記……………克 勤三七……………三八
孤獨行……………宏 野三九……………四三
兩個面孔……………曉 憶……………四四
獨望……………李景說……………四五

一九四八年世界局勢的展望

曉航

(一) 前言

休戰的鐘聲，雖在兩年前早已敲過；國際的烽烟，雖在兩年前早已熄滅。但於戰後和平期間中，那擊敗軸心國的聯合國，她給予和平上的貢獻，不但少得可憐，而且甚至還不斷的在打着倒輪，一直到了今日！

試看！一九四六年——大戰結束之次年——春季，雖然莫斯科外長會議的「國際議事日程」被英前首相邱吉爾的那篇主張「對蘇強硬」的演說，攪得一盤散亂，可是是年秋季在巴黎和會中，却意外的生出了和平的空氣，年底時，又因對歐洲五軸心國——義，保，羅，匈，芬——和約，有了具體的結果，而重新刺激了整個的世界，使之再度興奮，使之再度平穩。——這真可算是自二次世界大戰終止以來，人類於創造和平史上最偉大的收穫！

融洽的國際情勢，經數月後，便不幸的走上暮途：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召開的莫斯科外長會議，議期雖將近兩個月，而結果無結果而散。同年，九月十六日召開的第二屆聯合國大會，其最大的成就，就是將紛亂二十餘年之久的巴力斯坦問題給書面的解決了。但實際上現地的情況是怎樣的？仍是殘殺，暴動等恐怖活動在繼續着。至於十一月的倫敦外長會議，不但沒有完成對德和約，反因會議的破裂，促成了英美（法國在考慮中）佔領區的合併和蘇聯佔領區的對峙關係。世界局部的分裂，無疑的是出現了！

從上面看來，由於強國間的摩擦日趨激烈，才會影響到了全盤局勢的動盪！

最近二年之情況有如上所述，那麼眼看就要來臨的一九四八年又將如何呢？情況會不會好轉？

(二) 一九四八年「世界大同」歟？「世界戰爭」歟？

「一九四八年世界大同歟？世界戰爭歟？」這個問題如經細細的分析後，正確的答覆是：「世界大同」不可能，而「世界戰爭」更不可能。理由根據着甚麼？在沒有解答之前，我們也應採用研究歷史的慣例——檢討過去相似問題的發展與經過。——

公元一九四六年三月，邱吉爾于美國演說後，世界部份的敏感人們，立刻都以爲更殘酷的戰爭，將要突然繼續停戰未久的空前大戰而來！同時，屢次國際會議的無結果，更無異予敏感人們的心理上，蒙遮了一塊黑紗，使他們對整個的局勢更抱悲觀！可是事實儘管那樣緊張，險惡，而終未再度演出毀滅億萬生靈的絕大慘劇。局勢所以要這樣的發展，其內在的主因，正好引用到一九四八年所以不會燃起國際戰爭的原因上來。因一九四七，一九四八這兩年所處的環境都是相差無幾。

沒有疑感的，「戰爭是一種最大消耗」——不用說戰時國，就是戰勝國於戰後也是同樣的筋疲力竭，也與戰敗國同樣的需要聚精養生。讀者們，現在請你們想一想，在這亙古未有的大戰後，會不會可以逃避這必定的法則？今日沒見報上刊載美國的經濟也起恐慌了嗎？蘇聯不也是在東歐其衛星國中，盡量的來吸取他們國家中的人力與物力嗎？

雖然依據塔斯社及合衆社所披露出來的消息，說是蘇聯自己已能製造原子彈，但她並不能以原子彈去襲擊美國，而只能作爲一種自衛品。因爲如她真的突襲美國，只會引起不分勝負，兩敗俱傷的「原子戰爭」！所以美蘇的武裝衝突，換言之也就是世界大戰的重來，非等到產生了

一種新型利器，以抵制原子彈的攻擊方可。我們都知道原子彈的出世並不是某人獨自研究的成果，而是綜合各有關科學的綜合產物；至於研究所費時日更不是短短的三二年，而是有將近十餘年的樣子。製造原子彈會有這樣繁雜的經過，那麼防止原子彈襲擊的利器，其發明的經過，更可見其一斑了。爲了這種情形，故可以斷定在今後數年中，一定不會有大戰來臨，尤其在今年（一九四八年）。

戰爭雖不能興起，但世界也決不會平穩，因今年除兩個擴展主義的繼續摩擦外，尚有其他小問題大，煽起之勢：

(1) 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更激烈鬥爭——如印尼，敘利亞，黎巴嫩 (Lebanon) 等地的獨立運動。

(2) 商業市場的競爭——一九四七年的市場，可以說是完全被美國壟斷。可是測預今年各國的經濟，大概都不會繁榮，都想盡量生產貨品傾銷海外。各國均着眼此點，當然國際的矛盾會有加深的可能。

(3) 思想的衝突——因思想上的衝突與變化，可能在一國中產生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及社會民主的爭執。

基於上述，一九四八年並不是我們所期待的「和平年」，也不是我們所憎恨的「戰爭年」，而是一個「武裝和平」的年代！

(三) 新局勢展望

在這二十世紀瞬息萬變的世界政局裏，我們實不能說出每個問題的準確之發展，而只能將較爲重大的問題，尋求其脈絡，以大勢之興趣，寫出今時事實的演變。現在我們就以歐亞兩洲爲二元，來觀看全世界局勢。(世界整個的局勢本應從世界各角落去探求；但因美洲已純粹是美國的勢力範圍，蘇聯欲想侵入，非經數年後，不能與美國匹敵。非洲也因土人文化低衰的緣故，民族自決運動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不易掀起。所以美非二洲對整個局勢的影響不會重大。)

(A) 歐洲方面：

一九四八年歐洲各國的經濟恐慌 (Economic Crisis)，是構成全盤政局不能穩定的最大原因！

如依照通常的經濟循環律，此現象可以將引起失業，飢餓以及政治糾紛。但白宮的大員們，似乎不這樣去想，他們只想到「歐洲經濟恐慌的後果：美國勢力削除，共產主義侵入！」歐洲各國經濟的現狀是怎樣的呢？據五月號「世界報告」(World Report) 的報導是這樣的：

英國——如英國每週仍花費六千四百萬元，(自她向美貸款三十七億美元以來，平均每週耗用如此數。)則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底時，她就會把現在備存的美金用光。

法國——法國的美金將要比英國更早用光。法國對美的貿易，每年入超十億美元。(這是按照一九四七年二，三，四月三個月內的平均數字，其中還包括運費)。若按照這種情況，法國必得向世界銀行貸款和向加拿大請求特別糧貸。但是，這願望即使成爲事實，也不够法國的全部美金需要。

義大利——一九四八年一月以後，羅馬就得需要一筆錢，去平衡她每年五億美元的虧空。

荷蘭——荷蘭現有的美金可以維持到一九四八年二月。這裏包括向世界銀行的一億貸款，和賣出一億美金的美國證券。

希臘——她正希望美國以救濟款項和特別貸款，來使自己能度過一九四八年的夏天。

從以上看來，歐洲主要國家的經濟均要破產！同時，更「表面化」的饑饉，也猛烈的威脅各國！

她們既面臨着這非常的壓力，共產主義當然是要更積極的打入各國之中。因此，一九四八年蘇聯在西，南歐的勢力，將要比去年底更爲膨脹！這是從經濟觀點來察看今後全歐局勢。

除去以上所述的經濟恐慌之外，戰略據點的爭奪也將要更顯著化！

蘇聯無窮苦心，對垂涎百年之久的羅羅尼爾海峽，不但在一九四七年沒有得到進展，反而因土，美的合力，蘇聯不能再越雷池一步。關於此問題在一九四八年恐怕又將成爲「衆矢之的」！因蘇聯已準備在美國無力援助時，對土耳其再加以脅制！這點可由一九四七年對海峽問題的沉默而看出。其次如薩羅尼加(Salonika)——在希臘。匹次培根(Spitzenbergen)等戰略要地，也將要引起一場激烈非武裝的衝突。

德奧問題，在一九四七年就是美蘇在中歐爭執的焦點，一九四八年仍恐如此。對德問題中的政治，經濟，賠償等細則，依今日兩大勢力明爭暗奪的情況來看，在今年一定不會有比較圓滿的結果。

(B) 亞洲方面：

一九四八年亞洲最意想不到的變化，就是日本再起的成功！麥帥坦護政策，已使大和民族對他們祖國的前途不再悲觀了。財閥的去澈底清除，輕工業生產的不加限制，重工業的不予拆毀，均在暗地助使日本加速復興。日本的重軛，無疑對我國是一種威脅，日本的再升，無疑對蘇聯也是一種威脅。遠東情勢，自一九四八年起恐又踏入八七九年(是年日本開始準備侵入亞洲大陸)之舊途！

亞洲民族的自決運動，在今年將要比去年進行的更積極！叙，黎之對法國，馬來之對英國，印尼之對荷蘭，朝鮮之對美蘇，都要有更具體的表現，因亞洲各個被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都已普遍的猛省，何況更受去年印度獨立成功的刺激呢？

此外，美蘇在亞洲也將要繼續維持着一九四七年的對峙局面。朝鮮是不幸的。中國也快要被她們間接的宰割殆盡了！不過菲律賓的游擊隊也許會要東山再起，越南的越盟(即越南獨立同盟，主幹是越南共產黨，首領爲胡志明。)或者在今年也許能夠達到本願。但上面這幾項如成

爲事實，則蘇聯在東南亞的勢力將如何，那是不難想出的。可是英美能够坐視其蔓延嗎？「多事之秋」的亞洲，在一九四八年就要重新開始了！

以上無論是(A)項或是(B)項所提到的完全是「縱性」的。如從「橫」的方面來看全盤局勢，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一九四八年中，將逃不出下列的四個範疇：

(I) 興風作浪的國家——能左右世局的國家均可列入此等，因唯有他們的和諧，才不會有狂風浪濤的興起。

(II) 吹風推浪的國家——戰時的軸心國可稱爲此類的代表。她們們很希望吹起洶波險浪。來加深今世兩大勢力的摩擦，而再利用時機重獲新生。

(III) 隨風飄搖的國家——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都可以列入此等。她們們時不幸倒在蘇聯的懷裏，而時成爲蘇聯的外圍。也有時不幸倒在美國的懷裏，而時成爲美國的附庸。

(IV) 風平浪靜的國家——少得太可憐了，真有如寥寥晨星。如瑞士等數國。

我們綜合以上使可看出來一九四八年的世界局勢，將是個怎樣紊亂的局勢！

(四) 結 論

局勢雖然不抱樂觀，但我們也不應對之絕望。我們中國應盡量設法覓求時機，以消弭「興風作浪」國家間的矛盾或不必需的猜忌。並且我們還要求：不只我國要這樣做，其他國家也要共同負起這偉大的使命，來完成這「原子世紀」中更有助於全體人類的一切。否則，原子的利用，決不是給人帶來福利，而是要來毀滅萬物；最低限度也會在人類生活史上刻劃了一道最深，最寬的血跡！

最有理智的人類們！我們共同冷靜的，深刻的反省一下吧！爲了我們的子孫，爲了各自的祖國，在這動盪不幸的一九四八年局勢中，是不需要有一顆「懸崖勒馬」之智舉！

(完)

赤色恐怖威脅

共產國際復活——暴動！恐怖！陰謀！

· 闕里 ·

自一九四三年共產黨第三國際解散以來，新的共產國際又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正式宣佈成立，當然，這很明顯地促成破壞歐亞經濟的復興，阻礙杜魯門方案，馬歇爾計畫的開展，也加速促成社會秩序的紛亂，造成更嚴重的貧困，以利世界革命的加速成功。

然而也更表示了戰後的蘇聯，年邁龍鍾的史達林，正暗感煩燥地在克姆林宮中，等待美國的突然破產。因為很明顯的，只有突變，而且是極嚴重的工業與政治危機的發生，才能使美國現有的力量，驟然消失，而讓蘇聯在這十五年中再獲重振旗鼓與美國並駕齊驅的機會。以蘇聯的正統理論，以為資本主義的危機是無可避免的，這是莫斯科無須費一兵一卒而能達到目的的最好機會。所以官方呼籲全世界共產黨對此即將來臨的事件須有充分準備，人人要耐心地鎮靜地等待着，別為任何五年計劃的範圍所限制，不必渴望以民主方式很快的得到結果，甚至還要高呼準備作戰，使同胞們都感到有危機即將發生的威脅。因此，共產國際的正式成立，也可以說是一種政治攻勢，和顯示其內心恐慌的威嚇運動。如蘇聯駐京對外文化協會拉符德金談稱：「共產國際復活之目的，係蘇聯為制止美國戰爭之思想，用以表明蘇聯力量，並不限於蘇聯本國者，如美國並不因此而覺悟，則亞洲共產國際亦將予短期內出現。渠稱：中國，朝鮮，印度，緬甸，日本等國，強大之共產黨如欲聯盟防美，實舉手之易事耳」。這就是一個不打自招的供詞。但是，也加速促成馬歇爾

援歐計畫的提早實施，和全世界輿論的指責，如前法國元首戴高樂在北非阿爾吉爾發表演說：「對國際新共產黨組織煽動行為極力申斥」。法國社會黨領袖費隆在巴黎演說，斥責「法國共產黨出賣國家利益，呼請法國人民應奮鬥到底」。同時，阿根廷，巴西及智利，不久可能組織聯合陣線，以抵制國際共產主義，此一步驟之促成因素乃南斯拉夫，智利外交關係之破裂，烏拉圭黨亦決參加此一陣線。

雖然，新共產國際的出現，反而促成其四面楚歌的態勢，然而，我們仍然不能輕視其在各國的第五縱隊，以及武裝叛亂的力量，用暴動，恐怖，陰謀來謀取政權，顛覆政府。因此美國的加速以經濟援助歐洲，確是一個安定歐洲社會，使共產主義無虛可乘的一個最好的防共策略，白宮已開始遵照糧食節約辦法，舉行第一次素食，以為全國提倡節約糧食救濟歐洲緊急需要，全國政治議會與工商各界領袖，對杜魯門星期晚廣播演說籲請全國節約糧食表示全力支持，馬歇爾聲明：杜魯門節約糧食之號召，為援歐復興計劃初步偉大努力，這是表示針對共產國際復活的一個打擊，但是，這不僅僅是實現于歐洲，也希望實現于亞洲，因為赤色的恐怖已經籠罩了世界，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迅速穩定歐亞二洲戰後的經濟，提高工業水準，恢復農業生產，而自稱民主集團領導的美國，必須無條件的支持和平為目的，而不要求任何國家領土和經濟的控制，聯合東西兩半球的民主國家，抵禦從「鐵幕」後面伸出來的魔掌，不讓赤色的恐怖威脅世界！

五年來鄉村調查報告書

自民國三十年起
至民國三十五年夏季

劉金福

(四) 軍事的種種

(1) 宣傳的一斷片

日本：1 標語，2 漫畫，3 演講。結果沒有效力，因為不同情民衆的疾苦，故不能喚起民衆。

共匪：1 普遍的演說，2 滿牆的標語，3 民衆化的戲劇，4 流行式的歌詞民謠，5 隨時隨地不論黨政軍人都有普遍的演說口才，瞭解民衆的需要，把握住民衆心理，以同情及解救的手段，利用民衆抵抗日本，故收效宏大，共匪每開闢一新地區，便在土牆上，大書抗日救國，軍民合作，打成一片，聯合民衆，宣傳主義「反封建，提倡女權，反惡霸，實行民主，反國民黨，反三民主義」。甚至辱罵最高領袖之種種標語。至於歌曲民謠，也和標語一樣。以淺白音韻和文字充分的發揮出來，尤爲男女青年酷愛者，即常期唱着不覺厭煩，於是共匪之優點，及敵僞之殘暴，便活現於民衆之腦海；但是最後的回味，青年們總想，他們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當然說共產主義好。加以共匪真相的暴露，便在無形中給民衆一高度的警惕，因而大多數的良民子弟，未得誤入歧途，或投降國軍，或投往各地國軍區，或在家等待，以期和平勝利之到來，而現在平津一帶，人口激增，都是由匪區逃來，找不到職業，寧願在此乞食，或借貸以維持生活，而不願在家中，受赤禍荼毒，由此可見，民衆已遠離共匪，而親向國軍了！

(2) 擴軍的真相與優抗

日本：1 主幹——匪徒及無賴流氓，少數的良民，2 目的——「以華制華」，與國軍對抗，或以剿匪來擴張日本軍閥勢力，以補兵員之缺

乏，3 影響——在敵人「剿匪而以民爲匪的」錯誤政策下，及偽軍匪性之殘暴，給民衆以最大的反感；再者偽軍爲討得敵人的歡心，不惜變本加厲，良民遂云：「他們比日本鬼子還可恨呢！」其實完全中了敵人之狡計。

共匪：1 主幹——大多數的良民，及悔過自新的偽軍。2 目的——敵人強時，他也抗日，敵弱國軍盛時，則同國軍發生衝突，抗日叛國，延長中日戰爭，擴張自家勢力，實行馬列主義。自抗戰以來，共黨爲補充其兵員的損失，尤爲保衛華北根據地，曾多次舉行過大規模的擴軍運動，而尤以勝利後國軍北上，內戰爆發之際爲最。今將大略情形，分述於下：

1 擴軍前，先集村級幹部，在區公所召集會議，研究爲什麼要擴軍？擴軍的對象是甚麼？怎樣打破擴軍進行的難關？如何優待軍人家屬？如何提高軍人家屬在鄉村及社會的地位？如何歡迎新戰士等問題。2 擴軍分長期的參軍，與短期的（五個月）參戰，其實參軍參戰，雖是一種事，而共匪則巧立名目，故意的分爲長期短期，因爲一般青年，爲了些財物都想於短期後返回家中。但入伍後開到前方便一去不返。因爲武器的缺乏，數人合持一槍，每人發下幾枚手榴彈，但不發冬季棉衣，故新戰便士喊出「參軍最光榮！凍得全身疼」的口號！這是從前線逃來新戰士的真情實話，而未逃回的青年，只好犧牲在內戰的砲火下了！3 參軍參戰是自動自願，不許以金錢代價，但是富人不參軍，窮人不打仗，終究演成傭兵制；可是有些青年，自願參軍的也不少，這是因鬥爭時一般青年，受着共黨的煽惑，作了些「自告奮勇」的事恐怕國軍到來，被鬥爭者出來報復，爲了此只好參軍，若不參軍，便被幹部追究「爲什麼青

年不參軍？」「爲什麼不愛國？」「爲什麼躲在家中？」「爲什麼捨不了自己的嬌妻嫩兒？」幾個爲什麼，問得良民無話可說，更時常以國特犯，漢奸犯；等名義囚在牢內，（此牢非縣府之獄，而是匪部特設在鄉村民宅中的喝無水，飢無飯，風吹日晒，百般凌辱，任意虐待。）所以每逢擴軍之前，青年聽到消息，便成羣結隊，逃亡都市而來；如去年十二月間，河北省吳橋縣擴軍時，二千餘名壯丁羣隊而來，來時更打死了數十名共黨幹部人員。如此之事，真多着呢！可惜當局，未能善用此等人，致使多人感到失業或失望，此事實應值得注意的！4 參軍是最光榮的，鄉公所結燈掛彩，擺酒設筵，慶祝了一番，便送到區公所，慶祝後再送到縣政府，好似過喜事一般，「參軍英雄」！身騎花馬，紅綢十字披，縣長斟酒，好不威風，但是自家父母妻子，見此情形，只好眼淚相送，民衆諷曰「送殯」！5 因着參軍的需要就定了許多優待抗屬的條例，抗屬地位的提高，於是在其統治的鄉村中，社會上，法律上，抗屬都佔在超等地位，一般民衆是望塵莫及的。於是獻布作衣，獻糧濟貧，修房蓋屋，耕田收穫，甚至挑水洗衣……抗屬只要找到優抗委員，便解決了一切困難，甚至自衛隊成了變相的牛馬而不如。（民國三十四年秋，雨期很長，種小麥時，牛馬不能進地，平地如陷坑，只好三五人代一牛，拉着犁耕種，此事本人親身做過，當時心情，難以形容）節村中更有節禮，民衆的一滴血，一滴汗，如此斷送下去；而那些只勞而無功的民衆，却被人指爲活該，無血性，誰叫你如此？爲什麼不去參軍呢？就是家園蕩蕪或果死，也是無人過問。不過納糧做苦工，更使反共思潮澎湃！

(3) 戰術

日本：1 陣地戰，2 速戰速決，3 武器精良，軍備充實，戰鬥力強，4 七分軍事，三分政治。強化治安。

共匪：1 戰戰戰，2 持久性，3 武器彈藥缺乏，軍備不足，戰鬥

力薄弱，4 七分政治，三分軍事，軍民合作常給敵人打擊。

(4) 戰情狀況

日本：1 密探四出，偵察匪情。2 多路進攻掃蕩共。3 如因戰事而犧牲了幾名日軍，則大肆殺戮良民，焚燒民宅。4 敵偽軍乘機搶掠良民財物等，甚至連民間的被褥，衣服繩索，都用車拉走，有時拉不走，則完全破壞了，如打鍋，擲碗，把糧食撒在街上或水內，每次討伐，自己不帶車，就強迫民夫套車，往往一次出發，拉回數十車財物。逮捕許多良民，以匪論罪，待家中把人贖回，已家產蕩盡了！此等宰殺民間牛羊豬以充口腹之願，故民家一聽到敵人來的消息，便成群結夥的，牽着牲畜，帶着衣服，被褥等細軟物品，逃往他鄉去了。5 八年來的掃蕩戰，不但沒有剷滅了共匪，反而因着剿匪，而常以民爲匪之錯誤政策，及燒殺搶奪等惡行，給良民以最大的痛恨。再者共匪又善於利用敵人之弱點，來作最大的反宣傳，更激起了一般民衆抗日的思潮，於是愛國青年便在抗日救國，復興民族，建設新中國的美名之下，步入赤化之歧途了！故今日共匪之勢力，誠爲敵所栽培。實際上，共匪亦願延長中日戰爭，鞏固其本黨勢力，以應付未來之時局。

共匪：1 偵探密佈，消息靈通，（而因着利害關係，民衆也爲情報員）。2 埋伏游擊，互有勝負。3 勝則戰，敗則退，退而散，散而化裝爲民，夜間出沒鄉村；是共匪千變萬化之游擊戰術也！勿集，勿散，勿進，勿退，強敵無從逮捕。

(5) 根據地與軍事建築

日本：1 以都市及鐵路爲根據，漸漸往鄉村發展。2 建築據點，遣軍駐防。3 發展交通，積極修築鐵路公路，及橋樑等，此爲敵人建設之特色，每縣有據點十餘處，至數十處，各有公路暢達。4 挖封鎖壕，以便駐防。5 修築城牆及邊防牆，以便射擊。6 不論夏秋，農民暇忙與否，便召集民夫，強迫興工，有時良民不願作工，或者工作遲慢，即被敵

人毒打辱罵，甚至活埋，如河北省崑崙縣斗科莊，敵人因防禦工事未如期完成，而一下活埋了三個良民，結果七日的工程，四天就做完了；敵人見此情形，不覺好笑，原來中國人的個性，完全暴露在敵人眼前。而亡國奴——良民，每天作活；吃的是自己家中帶來的玉米面，紅糧面之餅子；喝的是凉水，而建設所用之磚瓦，是民家把自己的磚房折毀，用牛車給他送去才行，遲遲必嚴辦。敵人軍事建築物，雖完善；而民衆的心理，的確痛恨極了！

共匪：1 以鄉村爲根據地，聯合民衆，組織團結，漸漸包圍都市及鐵路等地，2 拆毀據點，3 破壞鐵路，公路，及橋樑等，並挖深大路成交通溝，或變爲地下道。4 填平敵人之封鎖溝，5 拆毀城牆及邊牆。6 不論嚴冬與酷夏，招集民夫，實行破壞工作，因爲敵人常在白天討伐，一切工作便乘夜進行，故演成「白天建設，黑夜破壞」之俗言，而破壞建設費鉅款及勞力，都出在民衆自己身上。於是便造成一部民衆「自作自受」的悲痛血淚史，而共匪之破壞手段，則與時俱進，登峯造極矣。

(五) 財政與幣制

一、日本：敵僞時爲了控制我國的金融，把握經濟中心，乃發起了「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於華北，「蒙疆銀行」於西北，「中國儲備銀行」在華南，東北早有「滿洲帝國銀行」控制各地能經濟。

田賦捐獻，苛捐雜稅，不計徵收，而是敲詐勒索，一日一次，三角五角（在經濟未混亂的當時，此數角農民亦負擔不起，故視爲稅禍。）並且前期未清，後期復徵，而一般村長和地方官吏，營私舞弊，同流合污，花天酒地，一切消耗，都是榨取於民衆的脂膏！回頭看看百姓，皮包着骨頭，胡桃似的臉上，只有菜色，沒有血氣；更做着牛馬的工作，吃着豬狗食料，只有等待太平洋日之來臨。

二、共匪：1 以現種地爲徵收範圍，2 食糧柴草公款……無所不取，此外如榮軍費，優抗捐，冬學捐，建設費……花樣新奇，無所不有，3 每年要造「公平負擔統一累進稅表」一次，以備徵收之用，此表過於繁雜，不易列入，只把大意，草書如下：

a 以現種地爲範圍，包括紅糧地，租佃地。b 以市畝計算（舊營造尺，五尺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每畝加一分。c 宅子，農場，水坑，及無生產力之不毛之沙鹼地，概不納稅，但須報入總地數之內。d 每人取消一畝之基本地亦謂人口地，不納糧；窮人每戶每人在三畝地以下者，取消一畝半地不納糧。沙鹼之地，生產力小者，按成色折扣，e 折扣後之沙鹼地，謂「標地」再以每畝按「原加級累進」。f 每人平均畝地爲一級，在二十一級以上者，以特別法計算，可惜我已忘掉其公式，只記得一實例，如：某人有三十畝地，以特別累進加級法計算，等於九十畝地有奇，超過原有地畝總數之二倍強，此謂「公平負擔稅法」之大略也，匪區強通行之。

按此稅法之實行，貧民及種沙鹼地之人，負擔減輕大半，甚至因人多地少，除其基本稅，則完全沒有賦稅者亦有之；而人多地多之富農，因加級累進之關係，負擔奇重，再加工資之調整，待遇的提高，實使資產階級受到嚴重的打擊。

(附) 徵收稅糧一斷片：

敵人以現款爲主，食糧爲副，因着稅禍之關係，民衆負擔不起，僞軍便整隊入鄉，捕人，牽大牛，搶糧……以待款項送濟，而贖回之；對共匪實行放哨，站崗，破路，藏糧之政策。且索款徵糧，由鄉長一人包辦，民衆無敢過問者，不然加以匿名：鄉長乘機貪污，上下同出一轍，爲地方之大患。

共匪在敵人之黑暗政治下，慢慢的樹起自己的勢力來，初則因敵人

的勢力強大，只好乘夜勒索糧款，由民夫送至密約地點，敵人日漸衰弱，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運送軍糧，最後敵人已到崩潰之際，更強化推行「公平負擔」「合理負擔」。在徵收之前，由區公所召集各村幹部會議，研究收政及貯藏問題，如同：

- 1 爲什麼的徵收？——前線戰士，爲國爲民，拚命流血，後方民衆，理當完糧納稅，以解決其生活問題而供急需。
- 2 日期——以五天爲限。
- 3 秤——在區部標準，以庫平制十五兩爲一市斤。
- 4 公糧——要乾潔，清潔，無雜質。
- 5 評議組——負責察公糧本質之任務。
- 6 風扇車組——以風扇車打淨其糠稗等雜質。
- 7 衡量組——負確定公糧之重量及發給徵收證之責任。
- 8 徵收之糧如出堆。（徵民一粒米，一粒糧，就等於抽民一滴血一滴汗。）
- 9 運糧組——公糧徵齊，村公所派牛車送至預定糧棧。
- 10 倉庫——鬥爭後沒收之瓦房，或者在地洞中。

共區內發行抗鈔嚴禁偽之流通

中共爲爭取抗戰勝利，及鞏固戰時經濟，控制金融，保存物資，不惜以欺騙詐取之毒辣手段發行匪幣，於是以前行政區爲名的銀行應運而生，如冀南銀行，魯西銀行，冀豫魯邊區銀行，晉冀察邊區銀行……票額有幾元的，有幾十元的，有幾百元的。初則因敵偽勢強，流行不開，加以商人持匪幣到敵區，買不得商品，故極力貶低幣值與偽幣最低比率有十八元二十元比一元之時，後敵勢衰弱，匪勢猖獗，於是在新佔領區或交錯區，強行沒收偽幣，又強行公佈偽幣百元，兌換八十元之比率。不然察出後，少數兌換，多數沒收，於是在集市上，區級幹部，勾結民兵等，嚴格檢查，一天查出數千元，或數萬元不等，因爲那時物價便宜，所以比數已相當驚人了。匪部更在集上，召集民衆開會，宣傳敵偽以紙幣換取我們的實物，就如殺人不見血的刀子，如服毒不知死的毒藥……最後勸各良民，勿似奸商，乘機取利。或問「政府（指共匪邊區政

府）既禁流通，那麼爲何不當衆以火焚之，留之又有何用？」答云：「政府以抗鈔兌換，並非漁肉民衆，奸商通敵，理當沒收，政府以此鉅款，向敵區大批購買軍用品，如醫藥筆墨紙張印刷器材顏料……」他們說的天花亂墜，民衆的牛錢，布錢，一粒一粒的食糧錢，一滴一滴血汗錢，在沒收之虐政下，增加了匪勢的火焰，增加了自己的痛苦，因此再見到匪鈔，民衆都呼之謂「白票」這實是痛恨之怨言。

勝利歸來民衆都希望「老票」——法幣——能暢行無阻，誰知被叛匪的炮火給打斷了，現在法幣竟不如匪鈔，比值在十比一左右呢！俯首想來，不禁有無限悲感！

（六）悲慘淒涼的一頁宗教血淚史

敵偽時代，因日本多信佛教，故對此任其自由信仰，切極力提倡醫學尊孔，這是有政治意味的，而用以迷亂社會人心，實行愚民政策。

共匪：信仰共產主義，視宗教如民間的鴉片，對回，佛，道，尤其耶穌教，天主教，因其主義相背，故極力反抗及破壞。初則禁止老百姓燒香上供……繼則以「破除迷信」之美名，粉碎廟中偶像，以廟宇廟產歸官，而守清規，尊佛法，克己行善之和尙，尼姑（當然裏面有不法之徒。）強迫從軍赴戰場，或娶或嫁，各謂之增加生產（指生育）有益國家。

傳佈最廣的天主教 此時教難最重，常被指爲德國的教會，意國的教會，英美等國的教會，什麼迷信，鴉片，封建，頑固，文化侵略……罪名都給加在頭上，聖堂內開會遊戲仍平常之事，聖像撕碎，搗壞器具，任意污辱；聖堂往往被焚燒拆毀，一片瓦礫，當年修女教友的唱歌聲，誦經聲，換來了一片哭泣聲，悲嘆哀號聲，往日的神聖偉大，祇換得眼前凌辱卑賤，那福音的使者，聖母的子民，已被拐至異鄉匪域，飢寒交迫，慘殺污辱惡到極點了。

(七) 一筆清算——敵偽共匪劣點的總檢討

甲：敵偽：1無情的燒殺。2無恥的姦淫。3無度的搶掠。4無理的毒打和辱罵。5施行奴化教育。6剿匪而以民爲匪的錯誤政策，給民衆以最大的反感。

乙：共匪1走錯了路線——主義不適合國情。2陰險毒辣的作風，實行恐怖政策。3鬥爭清算之悲慘和流血。4私生子之獎勵。(a名譽獎——姑娘之子叫「金娃娃」，寡婦之子叫「銀娃娃」，夫婦之子叫「私孩子」。但不知一般黨員和黨魁——毛澤東是什麼娃娃或孩子。b實物獎——鷄子百枚，紅糖一斤，油條五十根)。5，提倡女權，灌輸婦女特權之思想，毀滅家法，以不敬不孝爲能事，使傳統的古德喪失殆盡。6反對信仰，實行暴動、焚燒、破壞、違背人倫道德。7破壞交通，鐵路，公路，橋樑等。8擴大參軍以實行武力割據，而企圖覆滅政府。9窮人翻身，無產階級專政。10實行反三民主義，反國民黨之教育。11苛捐雜稅，與「合理負擔」之原則不合。12沒收民衆金錢，或以匪幣兌之。13宣佈婚姻之自由離散，強迫男女青年扭秧歌，以養成浪漫惡風。14只說好話，不作好事。

(八) 結論——弱者的呼聲——血淚訴苦衷

諸位仁君賢達，披閱之餘，作何感想，自恨詞不達意，未能把民衆

「丘八的婚姻問題」

我國向來重文輕武，然而自蘆溝橋事變後，所謂抗戰軍興，實覺察到老粗們的重要性，及至今日才給優瓜們掛了一枝頭銜——「軍人第一」。名詞結構得又好聽又恰當，可是言論與事實並非是一元化的，而只不

之疾苦，澈底透露，懇祈賜教，是爲至盼。

八年的淪亡，受盡了敵人的蹂躪摧殘，鐵鞭埋沒了身軀，鐵蹄踏遍了家園；數年的解放，又受盡了共匪慘殺凌遲，赤流沖散了父母妻子，赤焰焚燒了田舍，身居匪區，不如囚犯；流浪異鄉，飢渴暑寒。錦繡河山，那裏是棲身之地，建國的工作何時方能開始？

衛國的將士們！戰士們！民衆在懇懇的渴念着！

據五年來之調查，敵偽挾新式雄厚之武力，橫蕩華北八年之久，七分軍事，三分政治，沒有剿平共匪。而共匪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給敵人打擊。尤其善用敵人的弱點，更使共匪猖獗。又對民衆，土匪，僞軍，日俘都是和藹可觀的態度，如設筵優待，並用宣傳政策，使其悔過自新，進一步更利用階級間的對敵弱點，爲實行馬列主義之初步手段，如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用黨律來束縛民衆，在動員令下，反攻國軍，現在我們爲什麼不能利用共匪之弱點，聯合民衆，實行清剿呢？如今民衆在共匪的高壓下，對國軍的希望，如飢求食，渴求飲，一見到國軍的飛機，便想起 蔣主席來。隨說：「親愛的主席，何時來救我們呢？八年來的國難日子，一分一秒的過去，沒有一時一刻不在希望着，哭着，亡國的滋味，已嘗够了。共匪的赤毒也淹沒了我們的家庭，鄉村，國家，社會，可是我們的 主席，我們的救星，何時才把我們從海底救出來呢？三民主義何時才能實現呢！希望這哭求，在最近的將來，能達到我們老百姓的希望，建設了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全篇終)

一天良

過是釣餌老粗們好好地賣命罷了，言不符其實是國人的常態焉能怪哉！所以舛強雖在也只好置之度外，至於衣食待遇餓不死算幸，凍不死爲慰，同時今天談的亦不在此，故暫且擱下不提，僅言丘八的婚姻問題(決

非爲軍人呼籲；因爲軍人在廣汎的稱謂中有將校兵卒之別，前者無須挂齒，因爲他們錢有勢足，同時她們也喜歡跟；不說一個，十個八個任情所欲。

我國向稱爲禮義之邦，專講仁義道德；國人向認爲「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雖算是封建的遺產，然而在這懷有封建餘孽的國家裏，還是不失它原有的魔力與作用呵！

事實雖如此，可是社會賢達與統帥老粗們的將校，只知道訓他們「當兵是國民對國家應盡的義務，捍衛國家是軍人天職，爲國家爲人民須以「死而後已」的精神以赴之」。並沒有顧慮到他們所負罪名——「無後爲大」。但事實上的趨使這不可遏抑的情火性潮——婚姻問題，一天天地熾盛蔓延得厲害了。

以筆者俺自己來打比，家中除自己之外無人在，故目前頗感覺到婚姻的需要與迫切，或者與俺同感的也大有在焉！同時亦說明了此間題的大衆化及嚴重性了。

古云「節婦非不愛色，惟納之以理，君子非不愛財，惟取之以其道。」因此俺雖不學無才，但曾受過禮教的洗滌，怎能隨從一般老同志的作風「打游擊」呢？同時那也不經濟，且無價值的苟富——「剝那夫婦」終非長久之良策，而人格掃地敗壞軍風紀，說不定一旦倒懸患上花柳梅毒身心摧殘，更是冒天下之大險，把往昔禮教的熏陶付之一炬！

目前社會上的許多不良風氣的養成（如尋花問柳男盜女娼），不正是那些人格被掃地的人之缺點與遺憾；而造成其惡作劇的原動力是人類社會。所以此項罪名不能叫喪失人格的人來負，應該叫社會負其全責。要知時潮在迫催在趨使；「性」是天賦的，食色乃人之常態，天性，決非違心的話調所可杜絕，所以說老粗們是沒有罪惡的，即是有過也該讓社會去負責，不應該對他們存卑視的觀念。

試想他們以身許國，平時流汗戰時流血，更不知何時何刻不幸的

危運一輪到他們頭上來，萬一倒懸一擲「點心」落到身上，老粗馬上就會出生入死，同時也換取了「無後爲大」的罪名。——以已達結婚年齡的他們甚至逾期的他們，仍過着獨身生活，不但不自然而且使氣質變爲頑固，因爲男女都俱有特殊的技能與才智，彼此一結合，相扶相助才能和社會潮流對抗，否則便會性情急躁起苦悶，爲了醫此煩惱，只好去尋花問柳了。

俺敢斷言，這決非老粗們甘心，而是「性」的逼迫，無奈而爲之，更因爲禦防那不幸日子的蒞臨，只好爲片刻的快樂而洩除積久的性慾，那管他什麼人格否人格，掃地不掃地。

或者有人這樣說「只怪自己不行，找不着對象，怪誰？」這話有理，因爲他們都是老粗目不識丁，受過教育的她們着不起，同時老粗亦沒錢怎能博得她們的寵愛與同情呢？可是事不盡其然，其中或者還有提筆成文開口成章的人。然而事實上非那樣單純簡單——兩句話一結合便叫夫婦了——結婚費與婚後新人的衣食住等問題可怎麼辦呢？只憑每月的薪餉太太買小米吃還不够呢？萬一一年半載增添了「小同志」，小寶貝需充足豐富的營養品，那麼「老同志」又將如何去籌出呢？抑或有機械式的能吃苦、能耐勞的小姐，但她不能食空氣，宿露天呵！有同情爸爸沒有錢的孩子，但不能說不需要營養呵！無奈仰天長嘆！丘八的婚姻……

但是不能說因困難與不易解而將它置之度外，要知道它或者要影響到目前的戰局與未來不可猜測的凶吉，俺之管見是（希望社會人士速予採納）A首先取締她們已經對老粗們的卑視（如一撞頭即掩面蓋鼻子好像老粗是大糞似的）應以正常態度待之，B應確實提倡軍人第一的事實和作風（如增加待遇等）C由國防部頒佈新制度，同時在各軍事機關學校，部隊調查未婚的下級官兵，每半年規定次數登記，然後發給婚費，實行集團結婚，D婚後子女的撫養與教育等費，由國家負其完全責任，E爲了婚後兩性的共同發展，使家庭的台基鞏固，須在「人盡其才」的

寄 故 人

原則下按眷屬的技能，學識，年齡予以適當的職務工作。（如軍營文職機關，新聞工作等）如這樣實施，家庭生活不但迎刃而解即私人生活亦有寄託，有規律，工完操罷，歡聚一堂唱奏隨感，身心舒暢，事業的效率由此而增「死而後已」的決心由此而堅定，豈非一舉數得矣。P戰爭吃緊時，可由管理員負責予以集體居食照管，戰事緩和時可由該負責人

運往防地較安全地帶，這樣丘八的精神與肉體上當然得到莫大的安慰，同時，還可免除一切因「世」惹起不良的瘴風（如與民間發生許多性的枝節與摩擦等）。其結果不但把「無後為大」的罪名消除淨盡，舊禮教的封建觀念化為無有，同時還可喚起他們「死而後已」的決心。這時，那怕亂不平，患不滅矣！

王 定 一

董：當今年的冬天到來時，我們分別已經整分的有五個年頭了，五年了，迢迢天涯，茫茫海角，妳如今又在何方？

董：假如上帝仍能賜給人們記憶的話，我又怎能忘懷，那一串——我們過去的日子。

董：妳還記得嗎？當六年前，六年前的夏天，我們手相攜，齊步伐，高興的拿着畢業文憑，跳躍着踏出了中學的大門，那時候，便是我們相處三年來第一次的分別，然而那並不是真的分別，雖然不能夠再在一起念書了，但我們仍舊時的見面，在一起用功，在一起玩耍，可是，誰知一年以後，無情的惡魔却真個的把我們分散了。

是進入大學後第一個寒假到來的時候，戰爭的炮火愈發的瘋狂了，在新年纔過去不久，有一天，妳又到我來，我還很清楚的記得，妳那時穿的是一件米黃色的新棉袍，妳會對我說過妳最愛這個顏色的淡雅宜人，那一次妳來時，我從妳的臉色上可以看出，往常欣悅天真的意態沒有了，却顯得是基基動人的哀愁樣子，我當時心裏異常納悶，雖然我極力用心的吹着口琴，吹着妳平常最愛聽的「青梅竹馬」，妳不是說過當妳煩悶的時候一聽到我吹口琴的聲音，便會馬上高興起來嗎？但是那一次却也沒能使妳高興起來，於是我們便都沉默下來，時間一刻一刻的

過去，我找不出一句可以向妳說的話。

但是，倒底我沒有妳的耐性大，忍無可忍，終於還是我先開了口：

「董妹妹：要是我欺侮了妳的話，妳也儘管說一聲呀！爲什麼讓我看妳這付帶答不理的樣子？」

也許我這句說得太冒犯了，妳聽完了却哇的一聲哭起來了，接着便嗚嗚咽咽的說：

「不是呀！中哥哥，我們就快分手了，我怎麼還能跟你撒氣呀……」

「分手」，這突如其來的兩個字從妳的悲傷的口氣裏說出來，就像是一盆滾滾水澆在我的頭上似的，渾身不禁打了一陣冷戰。

「什麼？分手，分什麼手，是真的嗎？」

「怎麼不真，誰還有心情騙着妳玩。」於是妳便勉強的止住了淚水，慢吞吞的向我訴說着。妳來找我便是要我告訴我說，妳的父親從內地託人寄信來，要妳的媽媽帶着妳從速離開北平，到西安去找他，然後再一同向南走。

「真的嗎？董！什麼時候走？」不安的情緒，只能使我這般急促的問着妳。

「媽媽說，最遲再過一個禮拜就動身，因爲爸爸信上催的很緊。」

「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就走？」

「嗎！中哥哥，你着急嗎？」

「怎麼不着急，說走就走，這麼快。」

「我也想不到啊！媽媽還讓我告訴你，這一個禮拜裏頭，不再讓我出門了，你也不用到我家去玩了，甚麼時候走，頭一天會叫黃媽來給你送信的，那時候你再去吧。」

「爲什麼？」

「不知道，是媽媽這樣說的……我走了。」

「別別，萱，我纔學會了一支譜子叫『海濱的離別』，你聽我吹一遍再走。」

妳停住了脚步，回身又坐在我的身旁。

於是我又把口琴放到了嘴邊，但是良久，我却無力吹起。

「中哥哥，讓我們一塊唱這個歌吧，我也會唱的。」

「我不會詞，妳獨自唱得了。」

妳，聽了我的話，便強振起精神，聲調啾啾的唱起來了，當妳唱到最後的一句「僅致別辭，稍流別淚，愿幸運追隨你，再會」時，我們小心靈，像是受到了天大的委曲一樣，却竟啾啾痛哭了起來。

萱：就這樣，分別的黯影便悽然的種在了我的心裡。

五天以後，果然妳家的黃媽來告訴我，妳們已經決定準備第二天的早晨動身了。

當夜，惡魔纏繞着我，一夜也未入睡，次日清晨，天下着大雪，時間還不到五點鐘，我便跑到妳家去了，當時已經有兩輛馬車停在妳家的門口，我還以為妳們就要走了，便趕忙三步換兩步的跑進妳們的屋裏：那時妳的媽媽正在吩咐僕人整理行囊，看見我冒失的跑進來，便笑着對我說：「呵呵！王家少爺，這樣冷的天還要勞動你來看望我們，怎麼敢當呢？你的媽媽好嗎？」

「噫，我的媽媽好，李伯母，這就走嗎？」

「還有半個鐘頭的時間就該走了，萱姑正在整理她自己的東西呢！你不去看看她嗎？」

「我去！」話剛說完，就聽見妳從裏間屋跑了出來，見了我，便興沖沖的對我說：

「呵！中哥哥，這麼早就來了，外面多冷啊！」

「還早哪，再過半點鐘，你們早就走得沒影了，我還上那裏去找妳。」

不知道我的心情是過分緊張的緣故，還是天氣真的有些冷，我却牙根咬得緊緊的，一陣一陣的打起寒戰來。

「中哥哥，你冷嗎，看你凍得這個樣子，怎麼連外衣也不穿一件……」

妳連話還沒說完，便像忽然想起什麼來似的又返回跑進裏間屋去，不一會手裏拿着一件毛織衣和一個紙包又跑了出來，跑到我的跟前，舉着毛衣說：

「快穿上這件毛衣，不然，怕要把你凍病了怎麼辦。」

「不不，我一點也不冷。」

「不行，不行，穿着這麼一點衣服直打戰，還說不冷，鬼才會信你的話。」

「那多……」我本來要說女孩子的毛衣「那多難看」，可是，看到你那舉着毛衣真摯的樣子，「難看」兩個字，我却沒能說出口來，你還以為我是不好意思的穿，才又接着說：

「還害羞嗎？穿在裏面怕什麼的。」

妳的媽媽在一旁，也催促着我穿上，免得真的着了涼，於是我便匆匆的脫下了制服，妳把那件毛衣加穿了上去，你看着我穿好便又把妳手裏拿着的那個紙包遞給我說：

「中哥哥：我們這次分手，還不知道什麼時候纔會重見，想起這幾十年我們的一起，真讓我捨不得驕然間的便離開你……可是，不走走又

不行，所以我最好隨着媽媽走了，這個紙包裏有兩件東西送給你，算是一點小小的臨別紀念吧，一件是一個枕套，你還記得我那個被留在學校裏當做成績的手工？前些天我去要了回來，又上面繡了幾個字，現在送給你，做的實在不好，就請你勉強的收下吧，還有一件是……等你到家後一看就知道了，我現在不告訴你，給你，中哥哥，請你收下吧。」

當時我聽聽你的這遍話，像是如醉如痴，呆呆的望着你出了半天神，良久纔清醒過來似的回答你說：

「哦，萱妹妹，你太細心了，我倒忘記了，本來應該我送你一些禮物才是，如今却反過來要你送東西給我，我怎麼謝謝你這番好意呢？」

「不，中哥哥，別提謝字，這些東西算不了什麼，你沒有東西送給我，不要緊，你的影子，我壓根也不會忘掉的，這不是比送東西還要強的多嗎？」

「啊！萱妹妹，妳好會說話，我真太笨死了，要我向妳說些什麼才好呢？」

「真的，我當時幾乎被妳感動得落下淚來。」

這時，行李什物都已被搬出去了，妳的媽媽便走過來對我說：

「王家少爺，我這次帶着萱姑走了，沒有人再跟妳在一起玩了，你自己要保重才是啊！」我聽了這句話，心裏就像是被剪刀絞了一下，再說的話來，聲音已是嗚咽的了。

「李伯母，不能換到舊年了以後再走嗎？我和萱妹妹原是去年定好的，今年仍舊在一塊兒過年。」

「不行啊！中少爺，萱姑的爸爸在西安已經等得很久了，必須要馬上去才行的，真是讓你受委屈了，不要緊，等到戰爭一停，日本一退走我會再帶着萱姑馬上就回來的，那時候，你也許已經大學畢業了，中少爺，那時你還會記着我家的萱姑嗎？」

「什麼？李伯母，你罵我，你罵我，我怎麼會忘了萱妹妹呢！就是世界上的人都把我忘掉，那時我的腦子裏也是會存着萱妹妹的影子。」

妳在一旁靜心的聽我說着，當我說完末一句的時候，妳却嬌羞的躲到妳媽媽的背後去了。

我們一齊走出了大門，看着妳和妳的媽媽上了馬車，當妳媽媽吩咐着黃媽好好看家後，馬車便驕驕的移動了，這時我便跟在馬車的旁邊送着妳們，馬車漸漸走的快起來，我便蹣跚跟着跑了起來，妳這時在馬車裏還連連的向我喊着：

「中哥哥，快回去吧，別再送了，謝謝你，謝謝你，天氣這樣的冷

，快回去吧，在路上我會給妳寄信的。」

「不，不要緊，我再送你們一程就不再送了。」

「太使不得了，中少爺，請回去吧，替我向妳媽媽問好！」

「是是，李伯母，萱妹妹，祝你們一路平安，再見！」

「再見！」

就這樣，我跑到十字路口便停下了脚步，望着馬車載着妳們漸漸的消失踪影。

萱：就這樣，我們從此便分別了。

萱：就這樣，我們從此便分別了。別後，不知是妳們因蕭不暇暖到處奔波的緣故，抑是困苦難熬的日子折磨得妳已經無心提筆。雖然妳會說過會給我寄信來，但是，天南的雁子，却從不曾帶給我半張的字簡，如今，時光荏苒，我們別來已是五年，這些年來，又是什麼樣的日子？

萱：五年了，我再得不到一點關於妳的消息，然而，我從不會在生括中把妳忘掉，那一件毛衣，雖然已經小的早已無法再穿，但我仍珍貴的保存着它，那一個枕套，雖然已被洗滌得破舊不堪，妳綉在上面的那幾個字，那幾個「祝頌妳，在溫和平安的空氣中，過快樂甜蜜的生活」的字，已經沒有一個完整，但是，我仍用它來鋪置在我的牀前。那一張妳當時送給我沒好意思說是什麼，而我回到家裏發現是妳的那張美麗動人的照片，雖然已經退了色彩，但是我仍用心的把它貼在我的日記冊上。萱：這一切，妳可知道時間並沒有使我忘懷了妳。可是，如今妳又在何方？

我還清楚的記得，妳的媽媽最後向我說的那句話：「戰爭一停止，日本一退走，我們便會回來」。然而勝利的鐘聲已經響過了三年，飄泊在異鄉的人們，早已踏回了他們的家園，但我望眼欲穿，却仍舊飄泊不來妳們的歸音。萱：是南國的麗色，羈絆住了妳的歸程，抑是昔日的故居，早已被妳忘懷。為甚麼還鄉的行列裏，尋覓不着妳們的踪跡！

萱：當今年的冬天到來時，我們分別已經整整的五個年頭了，五年了，每當這個落雪的季節到來時，我便會想到一串——我們過去的日子，那充滿着快樂的過去。同時，我更深深的陷在濃重的期待的氣氛裏。萱：妳如今在何方？我不知道，我祇有把這封信遙寄至迢迢的天邊，茫茫的海角，希望從那裏能傳來妳的回音。

史略世近國中

——作非浴——

(載刊續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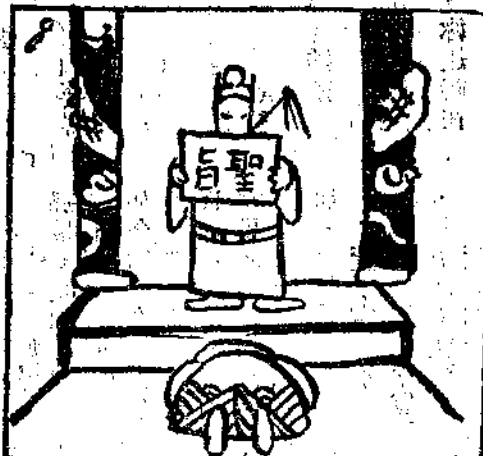
• 款賠地割敗戰幸不



• 國全行風時光道至，錄記之片鴉有卸代唐



• 移轉未並念觀但，放開被已此自戶門國中



• 禍烟絕杜，臣大差欽爲林腎總廣湖授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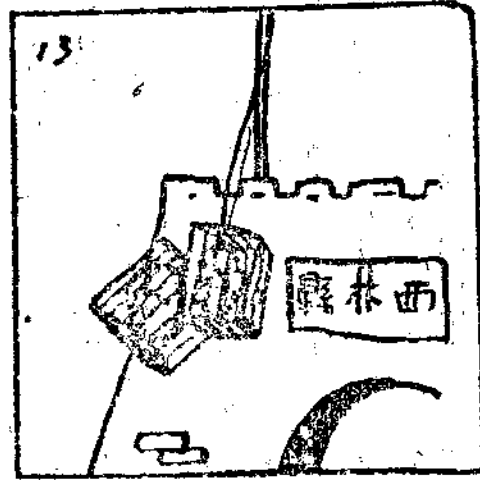
• 涉交葡助英，殺被 Amaral
• 門澳開過再不，化軟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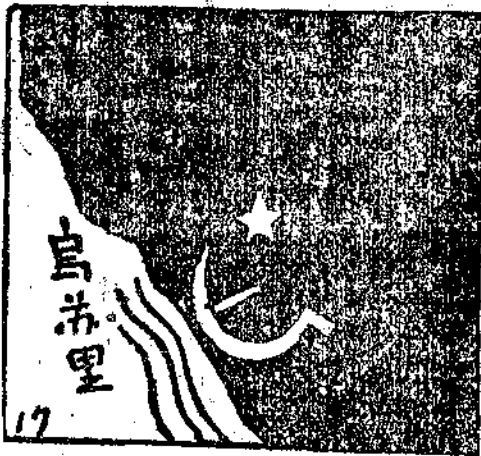
• 行風厲雷，州廣創月三年九三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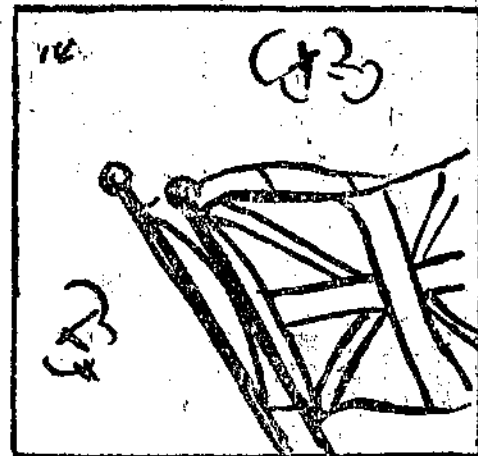
• 軍聯款賠，岸口開增，敗我



士教傳法斬，教傳人外惡厭因令縣兵出怒法。衆示首梟Chopdel aine



• 俄與地割奈無廷清，酬報索強俄帝



• 應嚮亦英件事 Arrow因
• 役之軍聯法英成演



軍旗黑，屬遺之軍平太
• 失喪南安。敗所法爲



國中，停調欲利漁圖俄
• Putatin使俄絕拒詞嚴

割繭助飛

金宏業

像那多數年幼而好惡作劇的孩子們，他時常惹下許多禍端，然後跑到母親跟前央求她幫助解脫，但是作母親的却從不接受我們的請求，而讓我們自己去設法排解。我不明白她爲什麼總是拒絕對我們幫助；直到有一天，我看見一隻努力要從繭裏出來的震顫鼓動着的蠶蛾，方纔恍然大悟。我看那繭蛾掙扎着不容易出來，便趕快早用身邊小刀割開繭殼，把他輕輕放出，這時母親走來注視着我的舉動。當我看到那隻割放出來的蠶蛾沒有飛起，不禁的大失所望。這正是給了母親一個訓示我的教

材。
母親說：「孩子！那隻蠶蛾的掙扎奮鬥，是具有作用的！——使他獲到力量，好從原先爬行的世界上，飛騰而起。你不讓他準備成熟，所以他現在既不能走動，也不能飛起了。這種道理對於孩子們也不例外，如果像你這樣的孩童，有人替你代爲解決難題，你就沒有發展機會了，我們親身所經過的每一次生活上的奮鬥，都會建築起迎接下一次困難的力量呀！」

海語

殺詰

(一)

你可曾聽見過海浪的訴語？

海浪也有她身世的悲哀！

你且聽，風拍翼的聲音，

點點浪花渺小的嘆息——

(二)

我是一個流浪者啊，

我有我美麗的家鄉；

我爲着我的祖國，

會飽嚐過多少滔滔的淚浪！

可憐，誰又會知道我心內的哀

我會經過蒼蒼的高山，

用心靈的深處對着它歌唱，

淚花濺濕了他們的綠衣，

但是呵，

我的祖國！我的祖國！

她仍想滅亡——！

沉痛的吼聲蓋不住砲響，

正義的澎湃抵不住鴉殃；

那貪官，那污吏，呼出了「爲

民」，

匪賊，那猙獰的臉，閃着紅火

光！

傷？

深夜，沒有星月的暗天，
殘塌了的燈塔射不出光亮。

我對着天，哭喊，哭喊，……

可憐，誰又會知道我心內的哀

軍艦，

我看見一隻來自北方的異國的

開向那久荒涼了的商港——！大

連。

船上站着大羣北國的兵士，

手中拿着了閃光的刀槍；

一個官長，兩個官長，

用望遠鏡向着我們，

向着我們的土地探望。

啊，可惜，我沉不了他們，沉

我哭，風伴着我，可是我的祖

不了他們！

我沒有再多的力量！
可憐，可憐！我的祖國呵，
爲甚，爲甚你還不堅強？

洩不盡的淚，
吐不盡的哀怨，

我只得再往各處去流浪——
我看見過教育界的腐敗，
看見過學生墮落的情況。
我看不了這些，看不了這些，
終朝號叫，終夜哀歌，——
但是呵，

無題

夢裏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但，
誰又相信人生是做夢呢？
x x x x
無意識的吃，喝，睡……
一具善動的僵屍；
真正的活着——
在意識到思想時才會感到。
x x x x
東方現出微明，

沉痛的叫聲蓋不住砲響，
震天的澎湃抵不住禍殃！
我的祖國，我的祖國呵，
他仍然想滅亡……

(三)

你可曾聽見過海浪的訴語？
海浪也有她身世的悲哀！
請坐下來，閉眼靜聽，
這時，宇宙的一切全都是嘆
息！

東方未明

黑暗留在後頭，
天亮時一剎那黑暗，
已醒的人又睡着了。
x x x x
萬惡的人啊！
面具何時能揭掉？
傻子的坦白，
狂人的自我，
該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了。

思鄉

一陣的微波，
帶來了蛙的宏鳴。
我腦海中的家鄉，現在該是多
麼快樂。

久別了——家鄉，
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還倒她
的懷抱。
想——白髮慈眉的老母，
教導有方的老父，
天真瀟灑的弟弟，
唉！什麼時候再享天倫之樂？
是誰？造成了離別，
誰造成了慘劇，
爲什麼？我在流浪，
是不是我們有罪，
是不是每個中國人都有罪？
八年的抗戰我們已經飽受重創，

！老鄉！

又是誰！造成了內戰，
他們不說理，
他們只知納福。
只知害民，
只知貪污，
只知誤國，
不知什麼民族，
什麼國家，

同胞們！
我們覺悟吧，
我們不是罪人！
同胞們！
我們醒來吧，
我們不是罪人！
我們要打倒創造罪惡的人，
爲我們真正的自由奮鬥吧，
爲我們國家開一條新的光明大
路！

唱在離別的筵席上

流浪

老鄉！
這年頭，
主子好做；

奴才難當。
老百姓，
水火生死；

活該遭殃！

誰能在自己的時間裏為他們想

一秒；

誰肯從淫奢的生活裏躍出來接

替他們。

我們索興喝個酩酊大醉，

把現前的醜惡像是忘却；

把生命的危機丟在一旁。

讓神經麻痺，

讓理智喪失，

享受一刻狂妄的快樂，麻醉的

空逸。

來！

喝乾這一杯！

我們的目前是一團漆黑；

什麼都黑，

社會黑，

人心黑，

黑遮蔽了人類的前路。

光明已投向遙遠；

有一點，

有半點，

黑也要吞蝕它。

讓它消斂，

讓它永遠和我們絕緣！

x x x

老鄉！

我們才多大年紀！

我們還不失為一個樸實的孩子

我們還沒被這條毒濁的惡流吞

下，

我們還未曾讓生命和靈魂向它

低頭。

寧讓血流盡，

寧讓頭被人砍下，

絕不投降，

絕不屈服，

做罪惡羣的俘虜；

幫助他們去喫人！

殺害同胞，

欺騙年青的弟兄；

切斷國家民族的動脈，

出賣自己的同胞，

給人家做奴隸。

任他們奸詐，狡猾，殘忍，貪

婪，誘惑，慫恿，

我們要堅定意志，

撐起硬骨頭；

一點不動搖，

向這社會濁流宣戰，拚命，突

x x x

擊，總攻！

x x x

老鄉！

痛快的乾一杯！

你的眼淚不要流的太容易，

那是多麼蠢笨而無用；

敵人要笑你，

你自己不要愚弄自己！

低頭看，

你胳膊上流着黃帝子孫的血汁

那是你的生命力！

你生命的資本。

保存它，護育它，

用它去抓回新生！

x x x

老鄉！

再乾一杯！

爆發你胸中熱火，

燃燒着這群衆。

我們是青年人，

青年人要革命！

有什麼了不起？

從這邊到那邊，

原是一樣！

流浪，遠方，

x x x

飄泊，異鄉，

怕什麼冷清，孤獨，淒涼。

那裏不還有熱血的青年嗎？

血跡，屍體，

白骨，頭顱，

有什麼可驚恐！

儘管它們留在生長的地方！

x x x

老鄉！

止住那孩子的眼淚！

挺起男兒的胸膛！

不要狹意的憤恨，抱怨；

不要膚淺的牢騷，喧嚷。

誰讓我們生長在這多難的國

度，

我們要長青年，

我們就不能再猶豫，徘徊，瞻

顧，徬徨。

爲了祖國，

拿出全付力量！

再見吧！

老鄉！勿忘

我們要生長；

祖國更要生長。

x x x

(完)

天涯倦羽

綠光

一個深秋的下午，天陰得死沉沉底，似乎想壓倒大地上的屋宇。尖寒的西北風，帶着黃濛濛地塵沙，漫天遍野的襲來！一條狹長的街道，靜靜地伏在狂風的脚下；路邊的小草已一根根的枯萎了；兩旁的梧桐，也不知在甚麼時候落盡了葉子，只剩下光禿的枝幹，在強勁的秋風中，兀自顛抖着！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家家戶戶，雙扉緊閉。這小小的村鎮，在風的吼叫裏，是死般的靜，死般的冷落！

街頭上左邊的牆角下，却捲伏着一個披髮垢面的中年婦人，衣衫襤褸，面色慘白，懷中抱着三歲的兒子。好專的西風，忘却了自己所給予這婦人的痛苦，高興的替她廣播着微弱的呻吟。但是，世界上誰又有耳朵來聽這些？誰又有工夫來聽這些？既使有工夫有耳朵，誰又耐煩聽這些無干的聲音？

在昨天晚上，她抱着唯一的愛子阿青，偷偷的逃出了他們的家，懷着一顆恐怖的心。半蹲半臥的抱着孩子爬行了一整夜，又走了一半天，才來到這所小村鎮上，她本想再走下去，可是肚子裏咕咕噥噥的亂響起來，腰和腿酸痛得不可開交，於是不得不暫時休息，「到誰家討一點飯吃呢？」她想。無奈天偏刮起這麼大的巨風？她只好躲到這牆拐角下，避一避風！

孩子餓得亂蹣跚，可是並沒哭——不，一要哭就給風咽着，打發回去！孩子鬧了一陣以後，似乎漸漸地睡了。

婦人的心，被一團烈火燃燒着，她恐怖，悲哀，焦急，傷痛，眼圈裏轉着凄酸的淚珠！用手掠了掠鬢邊的亂髮，低下頭，望着孩子出神！風漸漸地微小了，太陽的微光從薄雲縫中露出來，正照在孩子的臉上。這時，婦人的眼前忽然現出了一條熟悉的身影——啊！這不青兒的

父親，自己結婚僅僅五年的丈夫嗎？

回憶如一條毒蛇，緊緊咬著婦人的心！

她想到過去五年之中，夫妻間是多麼的恩愛和美，從來不曾吵過一次架，生了阿青後，丈夫對自己更加疼熱憐惜！尤其是翁姑對自己簡直如親女兒一般的疼愛，家境小康，食足衣暖，終日在和諧快樂的空氣裏，度着無涯的幸福生活！還有阿青更是多麼可愛的小寶貝呵！

忽然一羣濃眉粗眼的地痞流氓，亂堆堆的湧現眼前。她更清清楚楚的看見這羣人七手七腳的綁上了白髮蒼蒼的公公，和親愛的丈夫！婆婆和自己跪在地上哭着，央求着，最後「咚」的一聲，老婆婆被一個禿瘡腦袋的人一脚踢倒，公公和丈夫終於給他們牽走了！

很快的半點鐘之內，公公和丈夫便死在所謂流血鬥爭的銹鏽之下！婆婆當即氣絕而死！她眼前又彷彿田野裏現出兩堆濕土，又好像自己抱着孩子，哭倒在那裏！終於少魂失魄的走回家去。一進門，驢，馬，豬，櫃，都早一空如洗，她眼睜睜望着四壁，心中陣陣如同刀絞，眼淚沿着面頰，撲簌簌流個不止！她有什麼力量能挽回公公丈夫多年經營的財產？

可憐的婦人，平空遭遇了人生最慘酷的命運，由中產階級突然淪墜到乞巧的生活！她是多麼的難過，多麼的痛心椎骨呵！

是一個銀月的夜晚吧！她抱着阿青坐在河邊的岸上，仰望著蒼茫幽深的天際，環顧四圍漠漠地田野，俯視晝夜滾滾不息的流水，寒風凜然。她想到身後的渺茫，心中萬分淒酸，忽萌了自殺之念！立起身來，狼心的閉上了眼，突然孩子在懷中哭了，她不禁睜開兩眼，呆視着可憐的孩子，心地不覺軟了下來，良久，「噢」的長歎一聲，仍然轉回家去！

從此，她懷着悽慘悲痛的心，忍受着極大的侮辱和哀酸，挨着無邊無緣的苦難，把全副的希望都寄在渺茫而不可知的阿青的身上！她完全是爲阿青而活着。

也是命運在擺佈人生吧！就連這乞丐似的生活也過不安定了。是一個無月的夜——也就是昨天晚上，她忽然聽到一個震驚的消息：村主任爲要執行澈底的流血鬥爭，剪草除根以免後患，於是有意致害阿青母子倆。

她聽到這消息之後，全身起了劇烈的戰慄，她恐怖，徬徨，她緊抱着阿青傷痛的哭泣！她爲要保持張家唯一的後代，終於決定遠遠的逃出這塊地方去。於是抱着阿青，當夜即偷偷地悄悄地離開了多年的故鄉，有如落葉任風飄颻，向着茫茫的天邊走去！

當太陽從東方升起時，她離開家已不知多少路程了。但她仍是不停的走下去，她恐怕村主任派人追上前來！她忘掉了餓，更忘掉了孩子的餓，她更不覺身體疲倦。全身的熱血在沸湧着，拚命的不顧一切的

光明

是一個冬日的夜，西北風怒罵着，長空的薄雲，遮住了下弦的月，發出暗黃的光來。枯枝和電線被風颳的吶喊地響，鬼叫一般。

在這可怕的冬夜裏，在兩條小巷的交口上，正徘徊着兩個着西裝的青年，他們的雙手都放在口袋裏，因爲這巷口路燈已滅，所以看不見他們的面孔，只能見到他倆戴着禮帽，帽子下面都帶着墨色眼鏡和魁梧的身體。

忽然遠處傳來了幾聲氣笛，他倆很快的潛伏在黑暗中，手中都提出

走下去。她究竟走向那裏去？那真是她的歸宿？恐怕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吧！

不多時，她來到這僻靜的村鎮上。狂風吹起，塵沙飛揚！她忽然覺得肚子餓起來，而且更覺得全身力竭筋疲，一股腦兒攤軟在這一角牆邊。不由的想起一路上的辛苦，想到今後的飄零淪落的生活，心中又免不了感傷一陣，淚珠不自主的淌下來，模糊的淚眼中，忽然浮起了許多碎亂的幻影，如電影般一幕幕映現着！心中的哀痛，凄楚，驚悸……也像銀幕上的情景而變化！

她想够了多時，被孩子的哭聲驚醒，她微微的睜開兩眼，天色已經漸漸黑起來。她慢慢地好容易撐扎着站起來，四顧茫茫，人地兩生，身邊是何等的空虛呵！她嘆了一口深長的氣，喃喃自語道：「往那兒去呢？」

天色由淺灰，深灰，終至于黑了。
「呀，呀！」一隻老鴉，由東北飛來，兀自在空中任風飛轉！

暮鼓

了手槍，那十字路的拐角處，剎那間一輛流線型的汽車急馳過來。「格」的一聲，手槍打破了汽車前面的玻璃，汽車略一慢，便又飛馳而去。這時汽車後面已伏了一個青年，原來當汽車慢行時，他已竄上了汽車的後面。「格」「格」手槍又響了兩聲，在轉角中的青年狡狴的笑了，接着兩聲胡哨，他匆匆地隨着胡哨的聲音而逝去。

第二天×市的報紙上載了這樣的消息：
市長××昨晚由朋友處歸，至××十字路爲人槍殺，車夫受傷頗重。市長當即斃命。兇手在逃，聞政府方面派偵探……

二

在一個滿帶洋氣的咖啡館內，有十幾青年人在相對的狂飲着，這正是赤黨的大本營，是赤黨暗殺團的所在地，是由流氓和赤色黨員所組織成的。主使的人是叫羣拐子，殺人者却不下十幾人。這是在殺人後第二天的夜裏。

這些飲酒的人當中，有兩個青年是那晚暗殺市長的，他們正受着別個同黨的慶賀，甜言蜜語的獎讚，在使他倆昏沉到無邊的苦海裏去，酒的狂飲使他倆忘却了羞恥和正義，他們自己關談着，臉上浮起了光榮的微笑。

這兩個殺人的青年，一名王安一名周林，王安是周林的表哥都是×縣人，因為發表了反對政府的文字，而為共匪誘用，在這裏作着殺人的生涯。

在這裏他們又碰見了舊日的同學——杜建。在初中時最要好，而別已三年的同學——現在也在這廳室內作着無法無天的勾當，但他早有悔恨的心了。

當杯盤狼藉在桌上，地板上時，屋內早沒了這般人的影子。

三

距王安殺人已三個月了，已然是春日的夜晚。

月兒微笑着，像在感化着殺人的人，像在說：「覺悟吧！殺人的可憐人。」晚風亦還是有些兒涼，雖然白天中是溫暖的，在這春的月夜裏最僻靜的小路上，匆匆地走着一個青年，像有什麼大事似的，一路上只有黃而亮的燈光在陪伴着他，這是建，他正在給林和安送緊要的消息。

旅館中的頭等房中，正酣睡着林和安，門上有輕輕的剝啄聲，漸漸地由慢而快，而急，才驚醒了室內的人，他們問明後才知道是建來了。

「你倆快快收拾些東西，跟我逃命去吧！」建急促地說。

「甚麼事呀！半夜三更，別鬧玩笑！人……」安不信的問。但林却急迫的說：「誰和你說玩話！死到臨頭還不曉！走不走由你！」

「怎樣？什麼？什麼！你快說一說！」安又切切地問。

「今天羣拐子召集開會，說今晚三時派人殺你倆，因為聽說你們在外不穩當，又囚起了我，恐我給你們送信，還是我自己捨命逃出來給你們送信……啊！不早了！快走吧！」

「撲登」一聲，安昏厥在地上，建，林正急叫着他的名字。

慢慢地，安蘇醒過來，他懺悔了，怒叫着：「林弟！我們受了人的愚弄！我們作了萬惡的人，該殺，該罰！天！我們怎麼辦？……可恨的賊子，他們利用我們的時候是怎樣？但現又要殺……假仁假義！以民主除夫貪污號召！不知多少的青年受了騙！死在了他們的手裏呀！天！林！我們作了人類中的敗類，國家民族的罪人！我還能活嗎？」猛的起來拿出了手槍，林和建急切的奪了下來，「安！你能自殺嗎？一個青年！一個有為的青年！人，不能沒過錯！只要能改就得！還不失為一個好人！古今中外這樣成名的有多少！你要學他們……好！現在我們要走到政府的懷抱中去，因為政府的大度是不計較的！只要是一個有志能改過自新的青年！你要活下去！繼續地活下去！」

「對！對！建！謝謝你！我的朋友！要繼續地活下去！活下去！向着光明，走！我們走！」

瞬息間室內沒了三人的影子。

四

在遙遠的綠鬱鬱的森林裏，由於將明曙光的照耀隱約地看見三個人影兒，他們正邁着大步，走着平坦的大路，人影兒是漸大了，近前來他們都帶着微笑，啊！那末來光榮的笑！向着東方，向着那將臨的光明走去。

——完——

柳二爺——一個鄉間的故事

君羊

(一)

大雪後的清晨，寂靜的山水溝旁……

風正肆虐地欺凌着銀色的大地，人們還都睡在溫暖的被窩裏做着好夢的時候，陣陣的寒鴉從樹叢間飛出來，「呀呀」地叫喚着，呼喚着同伴掠過了梢口村了。這時，一夜未曾睡好的柳二爺正用手揉搓着失眠的眼睛，僵僵着身子走出了低矮的小院房門。

他蹙着眉頭，多紋而黧黑的臉上顯着有些灰黃。他夜裏失眠了，爲着救濟總署給他的四十斤肥田粉，被本村保長黎四徵去了三十六斤的事，他整夜晝和考慮了一夜，結論是：不顧一切到縣衙去告黎四。

他邁着不甚靈活的步履開開了街門，一陣刺骨的寒風，夾雜着沙粒似的積雪，隨着開開的門扉撲進來，打在柳二爺身上，臉上。他本能地瑟縮着身子向後倒退了兩步；但已被驟風所覺，幾乎已喘不上氣來了。

「呵！好大的風」他自言自語的說着，剛要邁出大門，一陣氣喘，使他兩手又不得不扶着門框，彎着腰咳嗽了一陣。

這時屋裏也起了一點騷動的響響，接着的是一個蒼老的老太婆的聲音在喊：「海他爺，海他爺！」

「幹甚麼？」他答應着又返回屋裏。

「海他爺，我看你還是不去的好吧，別找麻煩了。你想，那黎四，咱惹得起他嗎？」柳二奶奶面帶憂戚的說。一面跪在炕上疊起那兩床幾乎是補丁羅補丁的破棉被。

「再說，不就是三十六斤肥田粉嗎，他拿去了，就當什麼救急總輪沒給……」

「呸！糟老婆，你也要給我氣死嗎？」柳二爺不等她再說下去，就

咆哮起來：「不要，便宜他，我老頭子容易嗎？昨天，頂着大雪我跑了二十多里路，挨了半天的凍兒才從楊鎮領到——差一點沒把我給累死！怎麼？好容易弄到家倒叫他白白地給搶走，告訴你，他霸佔許家的家婦，他搶我的肥田粉，那——！」

「別說了，別說了，怎麼又扯到許家的寡婦身上去了，這話你讓那惡霸聽見，看不活剝了你的皮，我是說，他不是給咱們留下四斤嗎，別再找麻煩了，又不是咱們一家如此——何況你去縣裏也未必就準行呢？」

「那看吧，總之我豁出這條老命不要，也得去縣裏走一趟！」
柳二奶奶感到了一點絕望，心頭一陣淒涼，一陣心酸，不由地眼眶地流了兩行眼淚。

她又亂七八糟的絮聒了一陣，阻止他丈夫到縣裏去告那惡棍保長，可是秉性剛毅的柳二爺却始終未接納她的建議，他忘了再過一個除夕就是七十晉六的人了，他忘了他自己已經是走近了墳墓邊緣的人了。

終於他懷着一顆忿懣的心，踏上了到T城的小路，他踉蹌地踏在坎坷不平的小徑上。

這時太陽剛露出了半個笑靨的面孔，映得它周圍的天際紅橙橙的。但風似乎又大了一點，抹着掛着雪的樹枝，驕傲着狂狷地搖擺着它的腰肢，同時還奏出不合旋律的交響曲。

走到一個窪地填山的背風一面的時候，忽然一陣旋風颳起了許多未被大雪覆蓋住的破紙爛葉之類，旋轉了一會兒，立刻又被一陣大風刮散了。柳二爺不由的打了一個寒慄，腳也感到有點僵木，立刻意識到這是什麼朕兆。他幾乎要推翻了自已的原意了，但是想到昨天寒風中辛

勞——那田二十里遠的地方領來的救濟總署施放的四十斤肥田粉，被黎四硬給徵收了三十六斤的無名稅的時候，忿怒的情緒又立刻佔據了方才裝滿恐怖的心。於是黎四的種種惡行也一件件地聯想起來！他看見了許家寡婦跳着被黎四拉走的慘狀，他又想到了禿羊羔的一畦大蒜在剛茁生青苗的時候，被黎四硬使着惡徒們用鋒刀割平的情形。同時因沒錢交那些冤家歇的周大爺，被帶到地獄似的保公所裏，受皮鞭抽策的那一幕，也深刻的記起來。別人整年不能嚼口的大魚大肉，在保公所裏却成了家常便飯，想起來更使他生氣了。於是他忿忿地自言自語的罵道：「他媽那們×的，這些蒼生，這們惡霸該怎麼死？去！告他去，怕什麼！」

(11)

第二天下午，風已經收斂了，暖融融的太陽照在稍口村裏的那已有四百多年歷史底福壽殿廟宇的大牆上，使人看了，心裏有些暖洋洋的。幾個老年人蹲在大牆底下晒太陽，平時談論着黎四的事，但他們終不過談談而已，對黎四的所為却根本不敢過問，只有偷偷地生一些悶氣罷了。這時保公所裏正是一片歡欣的氣象，保長黎四穿着腫腫的藍色老春綢而的——連他祖宗看都沒有看見過——狐狸筒子皮袍，在那裏指手劃腳地指揮。吃得像肥豬似的臉上，兩顆小眼珠滴溜溜地亂轉，顯出一種狡黠的神氣。四個黑幫在黎四底命令下，神氣十足地徵收着幾天來未徵淨的無名稅；同時幾個良善的老百姓，正在那裏愁眉苦臉交納自己的肥田粉的時候，兩個穿制服的青年忽然駕臨了這塊聖地。這突兀的事，使他們很吃驚，但使黎四更吃驚是其中一位青年的說話：

「我們是縣裏派來的」青年拿出了公事。

「啊！請坐，請坐——小任，點烟倒茶！」黎四在驚愕之餘，裝出笑臉，謙恭殷勤的逢迎。

青年人板着森嚴的面孔不授情，不理睬，一面却踱到公事桌旁，同

時目不轉睛地睜着牆角的堆肥田粉。

「這是些什麼東西？」一個青年指着肥田粉向幾個農民問。農夫們都囁嚅了半天，看見黎四轉過臉來，瞪着大眼，直使眼色，一個字也不敢說出來。

「怎麼不說，呵！你是保長？」向着黎四。

「不是，不是，哦，我……是保長黎富貴」黎四慢吞吞的說，有些支吾。

「那麼，這一堆是什麼東西？」

「肥田粉」

「那弄來的？」青年人聲色俱厲地問。

「這是村裏人送給我的。」

「拍」的一聲，一個嘴巴光臨在黎四的臉上，同時那青年人發狠的罵道：

「混帳，都是誰送給你的，你把他們都找出來！」

「這……這……」黎四用手摸着被打得通紅的嘴吧，似哀怨的樣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拍，拍」又是兩個嘴巴，黎四的氣焰隨着臉上陣陣的熱疼完全消失了，這時保公所附近的農民漸漸集多起來，人聲也漸漸的沸騰起來。忽然一個聲音由人羣中發出來是蒼老而顫抖的聲音：

「先生，他說的都是瞎話，請你問這些老百姓就明白了。我們每家應得四十斤，是我們從楊鎮自己駛來的。弄來以後，他硬給要去三十六斤，祇給我們留四斤。他說這是上邊的命令。」

「柳二爺說的很對」有幾個人附合着。

「條子上分明寫着四十斤，上面還有我的名字」又有一些人好像在那裏自白。

「一切我都得着報告了。」一個青年說：「你們放心，凡是交三十

六斤的都再拿回，沒交的，告訴他們不要再交了。」

轟的一聲，是一片歡騰和嘈雜的話語，在那兩位青年命令和監視下，保公所內墳墓最大的一堆肥田粉，漸漸地又回到它的主人手裏了。

到處是歡笑，老人，大人，孩子。小狗也在奇怪着主人的面孔異於往日，而多搖了兩下尾巴；公雞在唱着凱歌，耕牛在祝福。祇有黎四銅在保公所的床上，沮喪着大蘋果一般的臉，在回味着青年臨走時又賞以十根雪茄的滋味。

太陽漸漸地被時光吞噬了，黑暗籠罩了大地。這夜，成功的喜悅和惡霸的報應的暢快，使柳二爺睡了一夜非常甜美的覺。

然而黎四却失眠了，他在爲着一個問題動腦筋。

騷動中的插曲

純英

鈴鷓風翔時的聲音，揭開了夜之幕，教堂的鐘聲，在颯風拂面的清晨，奏出祈禱的頌詞。

晨光剛剛的伸出了赤紅的臉，街道上就漸漸增加了人流的交織，爲生活而掙扎的人們，大概都早早的在忙碌個不停，一日工作而疲憊的競強，仍然在睡鄉中，做着綺麗的夢。他的太太靜宜，在揩拭着室內的傢俱，偶而感觸到米麩的缺乏，房錢的拮据，她不禁傷感。她抬起了頭，看了看時鐘，無精打彩的嘆了口氣。

「競強，競強，起吧，天不早啦。」

睡著的競強，聽到了太太的呼喚，於是坐了起來打了一個哈欠，半睜半閉的兩眼望了望鐘，

「原來都八點囉。」

「可不是嗎，我如果不喚醒你，不知你要睡到什麼時候？」靜宜拿

(11)

幾天來被村民談論着黎四被打的事，漸漸地在每個人的腦膜上淡淡了，而黎四底氣焰也在極度的消沈之下，漸漸地萎靡起來，他依舊跪在保公所裏吃着魚大肉，而老百姓們也依舊把血汗賺來的錢送到黎四的衣袋裏。

半個月底日子，就這樣平淡的過去。

但是這天早晨又有一件新的話題，在村民底口中傳誦起來：那是在這天絕早，柳二爺照例要背着糞筐檢糞的時候，在院中拾了一張字條，是用一塊磚頭繫着，從牆頭外扔進來的，上面寫着六個不甚工整的字：

「留神你的狗命！」

着暖壺倒了半盆水，放在盆架上，「快起來洗洗臉吧，到公司裏大概還睡不了。」

大概許睡不了，不過晚了也沒有什麼關係，早晚不是那麼回事兒。「強，穿上衣服走下了牀，「小芸還沒有醒嗎？」

「沒有，」靜宜的面龐上露出一絲愁意，三番兩次的想說出來現在的環境，可是終未敢開口。

室內的空氣是沉靜下去，競強的洗臉聲，好像哭泣不幸的遭遇……

「強，薪金發下來沒有……」靜宜仰止不住，胃失的問他。

「薪金……」強猶疑了一回，「唉，大概又叫經理籍詞入腰包了，還有什麼辦法，在現在的時局下，有一點事做，就算是萬幸了。」

「強，不是我難爲你，現在物價飛漲，每月的薪金，本來不敷一月生活的錢，再一張又不知道怎樣呢？何況在米也少，麩也缺的情形下……」

「靜宜的語聲，漸漸柔和下去。」

「錢到底是約束着人生，公司裏加薪，加薪，提高生活指數，開得頂響亮，可是依然故我。」強，自然的答覆着靜宜的話，可是內心的苦惱，誰又會揣測得出呢？

「媽，外面賣早點的來了，媽，我買。」小芸剛起來，聽見了賣早點販子的叫賣聲，跑到了靜宜的面前，而拉住了宜的手。

「乖乖的呆一會，爸爸晚上回來了給你買。」靜宜，哄騙着小芸，心內的悲憤，只有自己吞下去。

小芸，好像明白了父母之間的悲哀，而服貼的靜下去，她抬起頭，用懷疑的目光，看了看母親，望一望父親，於是低下頭去。

強，拿起了帽子，推開了門走了出去，沈重的脚步声，踏上了去公司的路途。

……賣燒餅呀，賣果子呀……悠揚的叫賣聲，又湧進靜宜及小芸的耳殼

強，走進了公司的時候，偶而觸目的，是公佈牌上，懸着的佈告紙。強，好奇的走到了牌前，見上面寫着：

查本公司營業至今，上下職員一體忠守崗位，猶以職員王先生及秘書李小姐尤甚。今除因物價飛漲，資本不抵開支而停頓外，全體職員也應以解職論，此實為不得已，望乞諒之，特此週知，此佈

告字第一〇一號

強，吞罷不禁嘆了口氣，他垂下頭，走進了辦公室，使他注目的地方，都是憂悵的氣氛，他無力的走到自己的桌旁，連打招呼也沒有，而墜下頭去……

「Hallo，密斯李，早呀。」這就是佈告上獎勵的王先生，向李小姐獻殷勤聲。

「早，老王呀，小心車條的職，呵呵，哈哈。」剛走進來的李小姐，和老王弄着媚眼，笑着走進了秘書室。

「那怕什麼，有李小姐我怕什麼，哈哈。」老王猥賤的笑起來。強，聽到人家輕卑的談話，他現在才相信，李小姐因是經理的乾女兒，而老王又是李小姐的心上人，他們有連鎖的關係，當然事情下不了，可是這一羣扶腰垂頭的人物，唯有憂心前途，再沒有什麼能力。

「諸位同事們……」強的熱血澎湃了，使他不由得站起來，而大喊了一聲，「公司為什麼停我們的職，叫我們這一羣終日奔勞的人到什麼地方再去謀生，難道苦命的人就須死嗎？」他嗓音有一點嘶，恨不得要哭出來。

「對，強的話我贊成，世界上就須發國難財，發勝利財的大老爺存在嗎？為什麼停我們的職，我們難道不是人嗎？請公司給我們一個答覆。」強的話到底激動了人們的心，另外一個三十多歲的採購員，老郭也應聲而起。

「誰家沒有父母，妻子兒女，拉家帶口，公司壓迫人死嗎？」會計員老楊也大喊起來。

辦公室內，起了很大的騷動，愈來愈加熱鬧，佈告欄內的佈告，不知誰給扯下去，又貼上一個另外的紙條。

「起來！我們抗議到底誰家沒有父母，妻子兒女他們都要吃飯！門口也不知什麼時候，站上了許多守衛兵，大概怕出什麼錯兒，由早晨整整鬧到下午，可是公司的答覆，沒有絲毫結果，職員們都坐在辦公室內，議論對付的方策。

「諸位，」老王不知什麼時候露出了頭，後面還跟着那位李小姐，「今天意外的變動，大概是因為諸位不明白公司的苦衷，我站在職員及代表的立場，表明一下……」

「老王，請你不要廢話了，我們不是不明白的人而無故倒亂，我們只要求恢復工作，別的還有什麼可解釋的？」強，實在忍耐不住，沒待老王說完就插了嘴。

「諸位，我和諸位略談談，是不是可以。」李小姐見勢頭不對，於是她自告奮勇的說出來。

「不需要。」大家異口同聲的表示否決。

「王先生，李小姐，我們不是同德為難，您爲的是什麼，我們爲的是什麼，請您認清楚了。」強，直率的說出一肚子的牢騷。

「那麼我再打電話問問經理。」大概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此時，街道上的燈，一個……一個的亮了，歸家的心動顛了。

「諸位，明天等公司的通知吧，一定有圓滿的答覆。」李小姐由秘書室內打完電話，走了出來，給予衆人一個最後的啓示。

無可奈何的衆人，只好帶着盛怒而踏上歸途。

漫長的日子，是一天，二天，三天……的過去了，可是公司內的通知誰也沒有接到，雖然幾次抗議也遭失敗，這次騷動也無形中消滅了。

冬日迫近了，楓葉羞紅了臉，早晨及晚上的空氣，都過於寒冷，凄涼的競強家，在多方面的壓迫下而搬了出來，居住在一個小巷內的大雜院裏，薪金收入的凍結，只有使他坐吃山空，淒慘的生活鞭撻着競強的身軀，他不得不尋覓生路，可是誰又要呢？日夜的憂悶，強，無形中得了一種神經過敏症，腦子刺激的深刻，使他有時忽哭忽笑。

一天的中午，因爲孩子的病又引起他的牢騷。

「真他媽的倒楣！好好作事會出意外，搬到這人聲嘈雜，咒聲騰天的雜院裏更是晦氣，做事……做事誰要你，公司停頓誰相信呀？大概停職就是藉機會上他們有裙帶關係的小舅子呀，外子呀，乾女兒，這一羣東西們，恐怕連一加二得什麼的白丁，也要做什麼長，什麼員。」

強，坐在潮濕的斗大的小屋子裏，和他的太太說出他心中的鬱悶。高熱以來，唉！這孩子不睜眼，偏生在咱們家裏，真是禍不單行，可憐

的小芸，我一看見他就傷心。」靜宜的眼淚差一點掉下來，她低下頭只看着牀上的小芸出神。

「靜宜，一切都是我的錯，不，也許是魔鬼在捉弄，叫我們美滿的一家陷入深穴，這是我的錯，做丈夫的爲什麼養活不了妻子，孩子病了，爲什麼做父親的看著小生靈損滅，這是我的錯！」強的臉上現出懺悔的神情，「做丈夫的，做孩子父親的，爲什麼養活不了妻子，孩子！這完全是我的責任。」他強烈的怒吼，像晴天的霹靂。

「強，是我的錯，爲什麼我要連累你，叫你愁白了頭髮，看你平日的臉上，現在加上條條的皺紋，這……這是我的錯。」靜宜仰止不住眼淚，嗚咽起來。

「靜宜：你哭什麼？現在我想方法解決這突來的壓迫，我幹：我幹：我什麼都敢幹：搶去：搶那一捆一捆的鈔票：全是我的：哈哈：哈哈：完全是我的。」強的理智有一點昏亂，說出話來有一些顫，煎熬的心要爆炸了。

「強：強：你靜一會……」靜宜，止住哭聲而安慰着強。

「哈哈：哈哈：我出去：我……」強瘋狂的掙扎出口口而順着小芸跑了下去，「哈哈：人生名利競相爭：天下好心有幾人：哈哈：他完全失去了知覺！」

「強：競強：回來呀：強……」靜宜哭喊着而追了出去。

大雜院裏又添了一段談話的資料，這幕悲慘的人生劇到晚上還顫動着人們的心靈；可是他們的屋中留下了一個五歲的小芸，在獨受病魔的掠奪，直到宜帶着她已瘋了的丈夫回來的時候，小芸已經死去。

「小芸：小芸：你死的好苦呀：是母親對不住你：芸……。」靜宜，撲到小芸的骸體上，哭了起了。

「哈哈：哈哈：」呆痴的競強，只是向靜宜的背影及小芸的屍身大笑。

「小芸……小芸……」
 夜，掩蓋上這慘怛的一幕，更聲近了，可是雜院裏還沒有安靜。
 日子又過了一個時期，競強的病是好了，可是他的太太靜宜，在一個酷寒的黑夜突告失蹤，競強，早晨起來的時候，發見妻子的遺書，傷感的句子，刺激了他患有腦病的心弦：——

「競強：——
 我去了，我拋棄你而去了，強，你會痛恨我嗎？我不願再連累你，別離吧，你的未來是光明的，祝你努力！強，親愛的強，以前都是我害的你，使你做我的牛馬，強，現在我向你懺悔。強，我不能再伴你，我去了，這是多麼使我們傷心的事呀！我們的小芸是完了，我倆結婚六年的結晶，是無形中消滅了，像天上的流星，剎那間就溜過我們眼簾，完了，一切都完了，強，我此次的出走不能不告訴你，我會到一個理想的鄉間，做一個清閑的教員，以重溫舊夢。……強你要醒了，我不得不放下筆，強，再見罷，後會終有期的，強……」
 靜宜寫於你熟睡之夜裏」
 強，看完了信，他感到一切都完了，他痛恨這人生，咒罵捉弄人類

黎明之前

時：一九四〇年秋季十月中的一夜。

地：濟南某家庭。

景：暮開時台右面窗下的桌上燃着一盞油燈，一個青年伏桌上寫作。因為燈光暗淡，所以別處的東西都很模糊，約間可見台正中的另一張棹子和左側的一隻床，床上似睡着人，蓋着被。

人物：——十八歲血氣方剛的青年。他的母親是五十餘歲的老婦人。

的魔鬼，他的理智又失去了知覺，他不由得走出街門，而走向公司。
 黃昏了，多日的朔風打着檣樓的強，公司內下班的信號剛剛響過，一羣一夥的職員都笑容滿面的蜂擁而出，一派官僚習氣的老王，現在加倍闊氣了，他同着李小姐親蜜的走上汽車……
 強好像聽見他倆在嘲笑他，挖苦他。

「討厭鬼。」李小姐，切實強一頓批評。
 「太太，您們別理他，窮光蛋！」老王，慫恿着李小姐，而開過強的身旁。呆立的強，身體忽然敵不住朔風刺骨的侵襲而暈倒在路旁！無情的寒風，吹着渺無人跡的街道，強，竟凍斃在這條街道上！永久倚守着他做事的公司。

第二天報紙上登出了死屍招領的新聞：
 本市昨又發生了二件悲慘的事，一為某大公司街道上凍斃的男屍，一為投河的女屍。緣於女屍口袋中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上帝保佑我親愛的競強」十字，在颶風，失業，日盛的今日，又生出一節令人酸鼻的插曲。這二屍體至今猶未有人認領……云云。
 可是誰又知道，這二屍正是一雙同患難的夫妻呢？

太晤士

開幕：

母：（在床上轉身作呵欠）啊嘴……怎麼，龍兒！你還沒睡嗎？不早了，快去睡吧！唉！

龍：（回頭）噢！媽，您還沒睡着？天早哪！（立起）您喝水嗎？

母：……
 龍：（倒水並送至母親床前的小桌上）媽，你喝水吧。
 母：（龍扶着慢慢坐起）孩子！別這麼想不開！這樣的工作多麼累！媽

就去睡吧！不然生了病又讓我擔心！何況你的身體又不好！

龍：（笑）不！媽，我不累，您放心好了。媽！您不是說我身體很好嗎？

……

龍：唉！傻孩子！可憐的孩子……

母：（驚問）媽！您怎麼又傷心呢？又想起了過去嗎？過去……唉！

……媽！別難過了，我就去睡。

母：（悲調）唉！龍兒！你知道你爸爸死了已十年了，那時你才八歲，想不到現在你也這麼大了，我心中是如何的快慰，但是在這十年中

我受盡了人世間少有的苦痛……唉……十年……

龍：媽！您別難過了，我會努力的。

母：孩子，不，幾年來的事情，我雖潦草的給你說過，但是大部分你還不知道，在這深夜裏，我將這憂鬱我心的話說出來吧！龍兒！你躺

到床上讓我告訴你這幾年的遭遇。

龍：不過，媽不要太難過了。（轉到窗右側的床上蓋上被子）

母：好的，孩子靜聽着：那是一個風雨交加的秋夜裏，你的父親在苦病中死去。臨死的時候，眼巴巴地望着你說：「可憐的孩子，你沒有

父親了，從此你知道上進嗎？」他用最後餘力向你說了這些話後，

睜着眼睛便死去了！可憐的那時你只知哭着喊着爸爸，而我的淚却早已哭乾了。從此我的眼，耳，喉嚨就失了常態直到今日……你爸爸

死後多承韓先生的幫助，才草草地葬了你父親。一件件悲哀的事

就從此發生了：有一次家中缺了米又沒錢買——因為你父親死後確

是靠我作活來維持生活的——更因為想起了你叔父待我們還不錯，

而且你父親在日還常週濟他，就到他那裏去求助，我想我們是骨肉

至親，總會幫忙的，可是意外得到的是你繼母的巫罵和輕視。回來

後我幾次難過的要死去，但是你幼小的靈魂勾引着我，我不能捨棄

了我的愛兒使之受人摧殘；又幾次想拉着你跳到河裏，但覺得我對

不起你的父親和你小小無辜的性命。於是我又忍氣吞聲的活下去！

後來你叔父知道了偷着送了一袋米，還讓你繼母大罵了一頓……

龍：（躍起）啊！有這等事——（起立牀前）

母：是的，你聽着……（窗外吹着沙沙的風）

龍：（在室中踱着低着頭）（遠處輕輕地幾聲犬吠）

母：（接着說下去）還有一次我到你魯伯父處去討債——因你父親生前

借與他好些錢——他不但不能給，還罵我老乞婆去索騙，我氣的和

他爭，他竟拿鞭子打我……

龍：他敢打人！好吧！我夫殺了這無義的賊子——（急急外奔）沒良心的

東西！

母：（厲聲）龍兒回來。

龍：（住慢慢的走回）怎麼……

母：要知道你現在還是一個孩子，一切的力量都還不夠！

龍：但是我怎麼能忍這口氣呢！

母：惡人自有天報的！你知道殺人是要抵命的！

龍：我寧願抵命！也得報了我的仇！

母：傻孩子，我苦受了十年爲了什麼？……

龍：媽！我……

母：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苦處我都體驗了。你知道你李表叔待我們是

很好的，那年在家鄉內賣了房子到濟南來，想託人作買賣，可巧他

知道了，就自報奮勇去經營，經來營去將五萬元錢變成了叁仟餘元

了。平日我也常問他，他只說賺了賺了，誰知竟都這樣……後來向

他要賬，他說：「我們是至親還騙你嗎？」還有你爸爸的至友，宋

先生借你父親七百元作買賣，過了六年多了，他還視視着臉給送了

壹仟元來說連本帶利。如今壹仟元那如從前一毛錢！我沒收，他又

罵我不識抬舉，天哪……

龍：（氣）一個個的混蛋東西！

母：孩子，幾年來我受的氣，從此算完結了，你知道你生長到現在不是

容易的，記着，記着你爸爸臨死時的遺言和我終日苦口婆心的勸告

固然你並不是不好，但這都是使你上進的路子。永遠記着。孩子：

龍：媽！這些話，我終日記在心頭！可是我氣不過這些人的放肆！（厲

聲）我一個個的殺掉他……我……

母：龍兒！不要這樣說，等將來你事業成功的時候，看他們向你獻醜態

的情形就够囉，那時恐怕他們的心比我當時受他們的氣還要難受多

倍吧！

龍：是的，媽，我一定要努力下去，爲了我死去的爸爸，爲了爲我而忍

社會言情
長篇小說

雨過殘荷

（六）（禁翻印編劇演影）

謝知音

六 二十年前的事

在二十年前她們家庭，確不是這樣，那時她四叔還學生意，在北平一家首飾樓裏。她父親治良在唐山一家煤礦中作事，很有點地位，家裏生活都靠着治良支持着，治良他們弟兄四位，當中二位都已經去世，這位四叔治邦學生意也掙不着錢，雖然沒有成家，在外花費也不算少。治良這人平生的皮氣是敬兒愛弟，對於治邦的花費，要多少給多少，那時候也掙的來。在那時一年的冬天治良由礦中送出一位朋友，正走到門口，看見對門站着一位少婦，看那樣子不到三十歲，這位朋友李枝梧向治良道：「你認識那門口站着那位婦人嗎？」治良雖和那婦人住對門，本不認識，隨向枝梧道：「不認識她是做什麼的？」枝梧道：「你不知道她丈夫是買賣人，這婦人不正道，我常和她在一塊玩，很有意思。」治良笑道：「你竟找這事，不怕她男人知道嗎？」枝梧道：「幹這個

氣吞聲的媽！我更要接救陷在生活鞭策下的孤兒寡婦，掃除世間一切無義的惡人；我一定要努力的幹下去！

母：孩子，你的話很對，世界上的孤寡是須要拯救的，現在你既然明白了我的意思，那麼你就去睡吧！

龍：（回身走到窗前看窗外）媽！天快亮了，這象徵着我們的未來呢！

（自語）一切的事物都漸漸地明亮了，哈！我的前途正像這未明的

曙光，不久的將來就要明亮了！

母：我希望這樣（笑）

（這時屋中的早已滅了，龍又躺到了床上蓋上被子，遠處曙光漸至，窗已發白，幕下。）

沒有手段成嗎，她男人常跑天津，永不在家，你在這裏等等，我問問她如果她丈夫沒有在家，我們請她吃飯，她還有個未出閣的妹妹，也叫她帶着，一起玩一玩不好嗎？」治良本也沒有事順口答應，這時見這婦人已經轉身進去，枝梧跟進去不大功夫，枝梧笑着出來，走到治良跟前說道：「真好運氣定規好囉，回頭我們魁昇樓飯館見。」枝梧跟治良回到臥室換上衣裳，他們二人就上車到了魁昇樓見飯座真不少，他們找了一間雅座，又告訴堂倌道：「如有找李枝梧的言語一聲」堂倌把茶壺上答應一聲下去，枝梧對於良治笑道：「今天你逗一逗她們眼裡，尤其她那妹妹長的更漂亮，你要是愛的話回頭我給你帶來」正說着就聽堂倌喊道：「找李枝梧李三爺有沒有」又有一個堂倌道：「找李三爺上樓吧三十九號」枝梧忙擦帶子一看，果然是新家姑娘二人。這樓子穿着一件銀灰色緞子皮袍，沿着黑緞子邊，樣式很維新尺碼合適，黑亮亮的頭髮

梳着一個小辮頭。纏得一對小脚三寸多長穿着一對紅緞子繡花鞋，白色羅襪纏着，一走一扭，好像風擺荷葉，白嫩嫩白臉蛋擦着紅粉，嘴唇上染着口紅，一雙灣娥，一對玲瓏秀眼。猛看起來真不知是那公館的少奶奶，不願枝梧愛她實是有愛人之處。旁邊站着的姑娘更是溫存，圓圓的臉，剪着短短的頭髮，杏眼也斜，真如秋水一汪桃腮含笑，好像帶露的海棠，更顯着少女含羞豆蔻年之態。治良在枝梧身後見這姑娘的玉貌，兩眼就直勾勾的望這位姑娘，呆如木雞般的站着，枝梧說道：「二位還來嗎？以為驛嗎？」治良聽見枝梧說滑方才驚覺，又聽這婦人道：「么！李三爺賞飯吃我們還敢不來嗎？」枝梧道：「快上裏邊來吧。」枝梧指着治良對這婦人道：「我給妳們引見引見，這是我好友毓治良毓大爺現在在隆豐煤礦做事。」又回指這婦人道：「這是新太太。」又指這姑娘道：「是趙妹妹新麗云小姐。」枝梧引見完畢大家互相點頭才落坐，新氏臉望着枝梧說道：「李三爺您說毓大爺在隆豐煤礦做事是我們對門那煤礦嗎？」枝梧道：「可不是嗎俗語說近鄰不如對門，妳們不是對門嗎？」正說着堂倌進來：「問要什麼菜。枝梧就對治良問道：「您說要什麼菜什麼酒，治良看了看那姐倆笑道：「問她們我隨着。」麗云插嘴道：「我們懂得要什麼毓大爺要什麼，我們吃什麼。」說完臉一紅忙低下頭去用手攪着她的衣裳十足顯露少女含羞之態。治良一見麗云如此光景眼睛又直起來目不轉睛看着麗云。枝梧在旁邊說道：「我出個主意誰也不用讓叫堂倌隨便要，等我們吃的就成。」隨着對堂倌說道：「四位吃便飯來半斤白乾，茶要豐滿一點。」堂倌答應一聲轉身出去。治良給麗云斟上一碗茶很和藹的說道：「小姐喝茶吧今年貴庚啦？」麗云忙接道茶來回答道：「我今年二十四歲。」隨着低下頭去。枝梧在旁邊看這景况已經明白治良的心思慢慢的對這婦人道：「新太太，麗云不是還沒有人家嗎有功夫我給說一門好親戚吧。」一邊說着眼睛一邊往治良那裏看，治良聽見枝梧這話滿歡喜却不好回答，只聽這婦人道：「李三爺您怎麼當着姑

娘提親哪。」枝梧道：「現在姑娘都開通啦，不像以前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啦，不是早晚也是那回事嗎？」麗云聽了這許多話，只覺得連頭都不敢抬。此時堂倌已經將茶端來，酒也溫好，枝梧為是叫治良和麗云說話，隨手將酒遞給治良說道：「治良代代勞吧。」治良接過酒盞先給新氏斟上。到了麗云這裏，麗云本不會喝，忙推辭道：「謝謝大爺，我不會喝等我學會再喝吧。」枝梧本也知麗云不會喝更說道：「人家新小姐不會你那麼大臉。」治良也假意羞愧說道：「我非讓新小姐喝這一杯不可。」麗云心中此時進退兩難，喝吧非吐不可，若不喝又怕治良不願意，無法可想急的直看趙嫂子，趙嫂子見此光景就在麗云耳邊說了兩句，麗云才說道：「毓大爺既然讓到我這裏，我喝這一杯就是啦。」治良見面子已經有了，立刻就將酒滿了一杯，枝梧大笑，對治良道：「罷了，還是你有面子，我真完啦。」新氏道：「李三爺您真裏外壞。」治良又將酒盞送到枝梧面前道：「你也得喝呀。」枝梧慷慨道：「當然我也喝。」治良也將枝梧的杯子滿上，枝梧就將杯子動起道：「我們乾這杯吧。」於是枝梧治良兩人的酒立刻喝下去，新氏喝了半杯，枝梧道：「不乾可不行。」新氏道：「反正這杯酒是我的。」麗云的酒杯舉起來又原個放下，枝梧道：「新小姐喝吧，還等甚麼。」麗云點頭答應道：「我喝我喝。」沉了一會新氏的半杯又喝下去，只有麗云這一杯，枝梧道：「喝呀。」麗云說道：「李三爺請您原諒我實喝不了。」隨手就將她的酒送到治良面前說到：「毓大爺原封交還，您替我喝了吧。」治良到不好意思起來。新氏在旁邊說道：「毓大爺您替她喝了吧，她真不會喝。」枝梧笑道：「有了替工啦，我也得找替工。」治良道：「你不是已經喝完了嗎？」治良隨手將麗云那杯酒一飲而盡。後大家又談了一會，飯菜已經端來，大家就吃起來。治良在吃飯時候做不知問道：「新太太您夫那行發財？」枝梧插嘴道：「新先生在天津做買賣，以後你拿點錢作東家，請新先生當掌櫃的，在本地找個門面開個買賣多麼好，也省得新太太

一個人孤苦伶仃的，新氏聽到這種話，臉漸漸的紅起來，低下頭去用手在枝椏上輕輕擰了一下，然後小聲說道：「你怎麼這樣缺德呢。」當時治良也沒有聽見，喝了一口湯道：「枝椏，等年終我錢下來真想開個買賣。」說着大家已經吃完，跑堂算帳，由治良付清，依着枝椏再到戲

求 雨

鷺 鷺

初夏的田地裏，麥子枯，玉米嫩，各地瘟疫流行。S村中的劉三爺，從上月就不大高興，近幾天來，更加深切，甚至見到他的愛妻也不會發笑的，這緣故不是很簡單的，他的兒子，孫子……都已知道這不高興的原因。

一天午飯前，聽到「午後兩點到鎮公所開會」的消息，這消息使他更增加了一層憂慮。

鎮公所在村北的藥王廟裏，鎮長李德功，是村裏主要人物，他連作了三年鎮長，他的錢也在這鎮長的崗位上積蓄的不少了。誰能說鎮長不是呱呱叫的人物，眼皮裏難認些大人物，村裏的事也說一不二。

兩點，人聚齊了，開會，鎮長是當然的主席。

「今天我們開會，爲的是討論『求雨』的問題。鎮長說至此時頓了頓，我想大家一定都願意求雨的，你們看，眼看麥秋沒有希望了，所以我特意提出來，和大家商量商量，可是求雨必需一筆巨款，我的計劃需兩千萬塊錢，求雨時候得隆重點，若好好歹歹的是不能成功的，心誠才能動天靈，我們才能求下雨來……」

大家聽見兩千萬，都嚇了一跳，可是誰也不敢發問。

張二叔拿五百萬，趙四爺拿五百萬，劉三爺拿八百萬，其餘的剩多剩少由大家公議——鎮長報告後的出處。

圍聽戲，後新氏非回去不可，因爲家中沒有人看家，治良一聽她現裏沒有別人，心中大喜，很想送她們回去，也假說牆上有事非回去不可。

(全篇未完，第六章完)

「鎮長，我們求雨何必拿這麼多的錢，最好少拿點，再說這時舊糧將盡，新糧未熟的時候，誰能有多少錢哪！」劉三爺在肚裏轉了一百八十遍，最後鼓着不怕得罪鎮長的勇氣問了一句。大家等他說完，都暗暗的噓了一口氣，同時也替他捏了一把冷汗，「不，求下了雨，收了麥子，比這一點多上好幾倍呢！」鎮長沒有答覆「何必拿這麼多的錢，」可是也沒發作他那閻王脾氣。

「如果大家對此事沒有問題，我們就要散會。」當衆人相繼走出了藥王廟，大家的臉此時比往日長了些。

「唉！這麼多的錢，那弄去，不交，這位閻王要發脾氣，誰惹得了，現在這點糧食，打淨撈乾才賣上四百多萬，吃穿還得仗着他哪！明天還就得交。」劉三爺自言自語着。

次日，劉三爺求親告友的借了一天，摸了一鼻子灰回來。下午去哀求鎮長，「今兒個借了一天沒借着……」「那好辦，怎麼不早來呢？差多少錢我借給你，麥秋再還，咱哥倆還不好辦」；鎮長沒等他說完，忙把話奪過去，大發慈悲一鼓氣兒借給劉三爺兩千萬，找好了保人，定於麥秋還。張二叔，趙四爺……都沒錢，村長照樣借給他們。

五月十三日，這隆重的典禮在藥王廟前舉行了。定的是七七四十九日羅天大醮，主辦者當然是鎮長，聽說這會才用五百萬，其餘的那些錢

不知下落，別人也不敢究根，只好馬馬虎虎的過去了。

五月的陽光，照在乾燥的地上，枯黃色的麥子，長得不到一尺高，五月的風，吹動了麥子，也正是吹動了村民的焦急的心。

雨已下了半個多月了，可是滴雨不見。

「八路來了」，霹靂一聲，正在工作的人們慌忙爬起來，捉老携幼全跑得無影無蹤。第二天回來，看見自己的房子正在冒着黑烟，房椽子被燒得劈劈拍拍作響。衆人只是暗暗流淚而已，衆人也無心救火，只從火堆裏往外扒沒有燒毀的東西。

火災的賜予，使劉三爺帶着妻子們，要到W城去找他大兒子，他大兒子在縣政府裏，每月只領得二十多萬的薪金，從S村到W城須經C河，可是這條河已爲八路軍佔據了，所以必須夜間偷偷的渡過去。僥倖沒有被發覺。過了河，劉三爺把一個紙包塞在他的妻的手裏，這是他們的

劫

夜半的明月送出了慈母似的銀潔之光，盪撫着這靜悄悄的大地；不！殺人放火的大地。張大爺抱着她的女兒小台，坐在一座陰沉而無燈火的土屋門口，望着皎潔月色發呆，漸漸的暗自落下淚來。小好（她的五歲的兒子）睡在院中的蓆子上，小臉蒼白而現出驚駭。大概是在做可怕的夢吧！張大爺看了看他們旁放着一隻盛着幾把柴草的破竹籃，和籃旁的一把小鋤，又是一串明晶的淚珠洒到地上——永遠滲透在地裏。

「嗚嗚！一陣輕中有急的敲門聲，打斷了她悲痛的心絃；她的臉立顯蒼白的可怕。

「誰呀？」聲音慘而低，更帶點攪抖。

「咱啊！天這時候咋麼還沒睡？快點開門，有要緊的事兒。」

惟一的生命——四百多萬現款——出了解放區，已經到了收復區S城的南門。

「什麼人，那裏的好細，不說話開槍了」，說完便聽得一陣拉大栓的聲音；「俺是老百姓，從S村逃難來的，我的兒子在縣政府裏當職員，俺投奔他去，不要開槍，俺不是好細」。劉三爺顫顫的說。

「一定是好細，非搜搜不可！」

十幾分鐘後，劉三爺全家都被捆上了綁繩。第二天他的兒子從友人的口中，知道他雙親現已被押，於是他便在縣府中到處托人，到處使錢。最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劉三爺全家取保釋放。因忙亂了一夜全都餓了，買些東西吃吧！只——他妻嚶呀一聲，原來口袋裏那個紙包，不知何時，竟會不翼而飛。劉三爺只好嘆一口氣。女人心腸窄，哭個死去活來，也是無可如何。物價日漸上升，他兒子的薪金却仍沒有隨之上升。

濟南晨鐘

張大爺的臉色更加驚恐。劉三這壞小子往日殺人放火的惡魔影子，立刻被「記憶之絲」又拉上了她傷透了的心；她感到「死亡」的襲來。但她仍強作鎮靜的說：

「剛想睡呢！有啥事啊？黑天半夜的。」說着趕忙用袖子擦眼淚。

「張大爺！快開門吧！」

她無奈一手抱着孩子，一面去開門，這時她想起了劉三往日對她專的幫忙，說好話來，有說不出來的感激；但她又想起了劉三對別的老街房的盤橫，又害起怕來。

門，終於輕輕的開了。

「嗚嗚！大爺子怎麼臉上還有淚痕？又是想張大爺嗎？（往日稱

張國特)你怎麼這麼想不開啊?想他有啥用處?嘿!真的!誰叫他二年前又跑到南方參加作戰!不老老實實的在家種地,如今拋下你老的老小的,穿吃無人問的守起清寡來,噫!這個滋味有多麼難受呢!別說已經被鬼子打死了,(其實未必就真死了),就是不會死,能夠回家,俺們幹部都有上級的命令,一定要給他個飛機坐坐。(匪酷刑之一)到那時我也就難爲力了。他死了倒好,省得咱自己看着他死在家裏。大爺子!死了這一頓子心吧!

她的眼發了花,頭漲的哄哄痛的利害。

「嗷嗷,老天爺呀!俺不是「想」他呀!我不是爲這兩個孩子嗎?——張家唯一的血脈。要不是這樣,我還叫天天不應,入地地無門的活著幹嗎?這故地又荒了,可怎麼辦吧?……」說着又抱緊了小合,很關心的看了看仍在席子上做夢的小好。「勾淚神」又來撥弄她的眼睛了。
「大爺子!咱甭傷心!從前咱都不錯,保險餓不着你就是噫!無論村東村西,咱說一句就得辦;只要……你……一切都有好辦!」

劉三慢慢的坐在門內的凳子上,東張西望的。

「好吧!全賴您維持吧!看從前死去的那祖先老耆房面上,好歹叫這兩個孩子長大成人,我死也就瞑目了。」說完,抑止不住的眼淚一直又淌下來——用來描繪人生是最真切的。

「可是!您來有什麼事兒呀?又累您……」

劉三回身關上門說:

「來!抱過小合再說!」說着,搶過小合,放到席子上,小合哇的變哭了,他却似乎聽不到的樣子。

「你……這是幹嗎?你……」

張大爺攙着去抱孩子。

「好爺子!可……只要您答應我這個,保險你沒事沒非的過好日子;您別想不開啊!」

於是趁她欠身去抱孩子的當兒,猛把她的腰攔住,拉她到屋裏去。她的嘴巴已被一手堵住。但她仍轉身作垂死的掙扎;向劉三各處亂抓亂扯。他的左腮已經被抓破,血流滿面。但他終是牛一般的按住她不放,而她也老是蛇一般的亂鑽亂咬。

「好個國特的臭老婆!不是我屢次爲力,早叫妳回了老家了,妳是抗屬誰不知道?不知死活好治的東西!媽的……」抹了一下臉上的血,用力一推她,跑到席子邊去。這時劉三的獸形又將全部暴露了。張大爺蒼促的緊了緊腰,披著髮。

「你這不要臉的私孩子,喪盡良心的野獸,反正是不能活着了……」

她搶上去攔劉三。天上一片烏雲吞噬了明月;大地顯的慘凄可悲。小好已被吵醒,由席子上爬起來哭着。說時遲,那時快;劉三抱起小合就走。面氣憤憤的說:「不識好歹!有辦法!叫妳知道我的利害!」

「你幹嗎?給俺的孩子呀!嗷呀!小合呀!……」

「媽的!你嚷?!」

劉三把她一下子推倒地上,雙手抓着小合兩根嫩白的小腿,惡恨恨的舉起來;這時他的兩個瘡球賊眼瞪的嚇人,滿臉縱起橫肉,用力將小合同牆角上擰去。一個白胖的,無辜的,天真的小合,只剩一具血肉模糊的殘軀了。劉三向她身上一扔:

「給你的孩子!」

「啊呀!啊……天啊!可了不得了……殺了人了……」

張大爺已經發瘋了。她滿院子亂跑,哭,喊,碰,抓……小好嚇得追着她媽牽衣大哭——戰慄着大哭。

「咳!……你媽那樣的。」一脚將小好踢出五六步,小好的臉上,鼻中都流着鮮的血,昏厥了過去。張大爺也不會大聲哭喊了!睜着眼,哭幾聲,再笑笑!——但這笑聲其實是哭聲。終於只是捧著胸,呆望着小

合的僵屍，小好的直挺。他麻木了……，她已經不知道怎樣了……。盧等劉三把他抱到陰沉的屋子裏去。

「哈哈！知道×××的利害了吧！嘿！」屋裏傳出了勝利者的笑聲——慘笑，苦笑，異樣的笑……。

工人登礎垣之一頁

(一)

太陽作完了將近七小時的毒辣工作，現在是已像疲倦的舞女，移到西山頂上，不住的喘氣。被她的苦熱逼退了的風，現在又蕩動起來了，吹到人的身上怪涼爽怪溫柔的，半天來人們的煩悶，急燥全都消失了。樹葉裏有小麻雀吱吱喳喳的叫，好像說「太陽不管用了，我們儘管來享受用這暮色美景吧！」草地上有一隻狗很舒坦的臥着，頭向着太陽，昂昂然分明是在嘲笑太陽公公呢，而太陽公公却自慚了，紅了臉，終於縮進山裏去。

N工廠的工人就當這個時候，一哄走出來，大約是休息時候到了。一出門就各自走向各自的路途，其中有一位登老大和他的兩個同伴——雲哥王二。他們坐在門口那塊大光石上談起話來了。

登老大名叫礎垣年約二十六七歲光景，身材生得本就不甚高，又是一身肥肉，所以愈顯得短而粗了，既有這麼一具身軀，又兼一張大嘴（兩唇甚厚）已備有天然上滑稽的成分了，何況他的談吐又是那麼會惹人發笑。這還不算，最有風致的却是那一笑，兩眼一擠，大嘴一張，一臉肥肉都向臉的中部緊縮了，使你找不出眼之所在，只見縐紋簇擁而已，口可了不得，看了就是最不好笑的人，也禁不住露牙了。不過近年來，他的笑很少給人看見，也許近年來他沒有笑了。他的性格極溫柔，作

不知是用野還是街上，傳來了幾聲清脆犬吠，哭喊已消沉到另一個世界中去了。

黑雲還吞噬着明月不再吐出，四週仍是靜悄悄的夜。（完）

資 中

事也十分誠實。

「登大哥，你家嫂子真漂亮，我想在我們工人的老婆，像嫂子那樣漂亮的恐怕不多，看來登大哥多有福氣。」王二滿口贊美着，很羨慕似的。

「實在是，並且還撫養着一個四歲的大太寶哩。」雲哥說，並反過臉去問王二：「你家嫂子長得漂亮不。」雲哥弄着眼，十分得意。

「喂，談這些無聊事做什麼，我們工人連飯就顧不上，還有閒空論媳婦。老實說，我們工人不配要漂亮媳婦，甚至連媳婦都不配要。我就暗地替嫁給我們工人的女人悲傷，你想想人家跟了一個連三餐都弄不來的窮人，簡直不若乾跪求乞去好。——像我明天就沒的吃，俺夫妻挨餓尚能受了，但七十歲的老母與幾歲的孩子怎麼辦哪，求乞，求乞，唉！家家關起大門朝天過，向誰求去哪。」登老大眼圈紅了，「不知工錢幾天可以領到呢？」

「工錢嗎？早哩，至少半個月，聽邱三說的，邱三是聽一個和經理有關係的工人說的。」王二說着眼圈也紅了，像喝醉的一般。

「怎麼辦……」登老大要抽泣起來了，真想不到平素這麼達觀的登老大，也會落魄至此。

雲哥提心吊膽聽完王二的話，也不聲不響的，只管喘起粗氣來了，眼眶不紅臉反而發白。

三人沉寂了，登老大已在暗泣，王二雲哥也自有一肚的衷哀，末後還是王二雲哥力勸登老大才不哭的。

暮色漸漸濃了，蚊子嗡嗡的發狂似的叫，他們手中的草笠，拍拍當撲扇使用。他們坐着，坐着，坐到夜深人靜才各自回家。

(11)

大吠聲與登老大將木柵門打開；裏邊草房內已送出一種驚懼的聲音問「誰來了，」這是母親的聲音，原來母親還不會睡呢！

「是兒子回來了，媽！」

「唔！」母親發出這麼輕鬆的一聲。

他摸進屋裏去，妻已攬着新兒睡熟了，母親何嘗不疲倦呢；他盤念他的兒子；他怕梁上君子來偷竊而不暇睡罷了。年近古稀而得不到兒子一點孝敬，反而這等操心，唉！我的娘，他心酸起來了。

「媽！」他忍住酸辛，很愉快的叫了一聲，像兩三歲的孩子叫出來的一樣。

母親沒有回應，但她的勻整的呼吸，已經告訴他：「她是睡著了」。此外妻的和新兒的甜蜜蜜的呼吸，也很清晰，後來連自己已不調合的哽咽聲也聽進去了。

(12)

天將明，登老大被新兒的哭叫驚醒了，但今天是星期日，他爲多睡點兒起見不願立刻張開眼，並且昨晚睡的又是那麼晚今晨分外疲乏。

誰知偏偏倒楣，新兒的背上換了兩巴掌越發狂哭了，爬到爸爸懷裏要爸爸抱，登老大不得不起床了。

孩子的祖母也被驚醒了，她聽見孩子哭心裏就痛，以爲孩子餓的哭，吃不飽穿不暖的苦孩子真受罪，末後又聽見兒媳打孩子她怒了：

「孩子一哭就打，打病了怎麼辦，潑婦，浪女人！」

登老大夫婦見母親生氣，都不敢作聲。

「爸爸抱着玩去……」

「抱，不要哭呵，好孩子。」登老大連忙抱起新兒在屋內度來度去。新兒的哭聲住了，抽抽急急促促起來，鼻梁上若有幾條蚯蚓伸展着。

「吃不好，又受打，豈不太苦了」，老太太平和的說「孩子早就渴慕着外面，屢次央求我抱他出去，有時央求得很可憐。但外面有油炸糕，皮娃娃，洋鬼子……咱沒錢買空惹孩子傷心，所以始終我是不允許他的。昨晚他還在央求我，他說他聽見外面有小孩的笑聲。」他嘆一口長氣，又說「你就抱他去玩吧，趁早晨涼爽，至於沒的吃，由我想法，不必你着急。」

登老大本不願再叫母親負吃飯的責任，但母親既然叫抱新兒玩去，也就不敢違命了。

(14)

抱着新兒出來，一直向西邊冷僻街道走去，他怕新兒看見油炸糕，皮娃娃。才向冷靜街道走去的，新兒異常高興，臉兒像一朵初開的花。

「究竟到那裏去，」登老大想：「N工廠吧！那兒有美麗的花，還可採一朵給新兒。」

登老大抱了新兒在N工廠的花籬邊看花。

「紅的好，白的好……」新兒指着籬內的花，臉向着爸爸。

登老大順手採一枝給新兒，新兒接住花，伊的小靈魂羽化了。那邊一桃樹，桃子紅了半個臉兒，一個個垂在綠葉內，紅綠掩映，怪惹人注意。

目，登老大領了新兒走到那邊，心想：「摘一個給新兒吧！好在一個桃子。」四顧無人，急忙伸手摘桃子。

一枝連枝帶葉活鮮鮮的桃子，剛拿到手，忽的一輛小臥車開到面前來停住了，裏面跳出一位少太太來，緊跟着又跳出一位少男人來。那少太太的兩隻眼，直刺刺的釘住登老大，他的臉被釘痛了，登老大認得這少女人正是經理的夷太太，但那少男人就不認得了。

新兒一手拿着桃子，一手拿着化，跟在爸爸，身後一氣跑回家來，跳進祖母懷裏，祖母接過花來，插在瓶子裏，把桃子剝了給新兒吃，此時新兒享到了最大的幸福了。

(五)

第二天早晨，N工廠的佈告欄邊，擁擠着許多工人，他們驚訝的眼光，集中到一張簡短的佈告上去：

「登壇壇品行不規，應開除廠籍。」

主任于子明示

N工廠的大烟囪還是照舊的冒煙，工人們還是和從前一樣工作，只是王二雲哥失去了一個老實的朋友。

提示給新婚的夫婦們——應避免第一次口角

長 林

「結婚」就是男女戀愛成熟後的結合，是最慶幸的事，但是却有人說：「結婚就是愛情的墳墓」。為什麼這樣說呢？原因是結婚後，耳鬢廝磨，朝夕相處，夫妻之間無拘無束，日久天長的就把自己的「真面目」顯露出來，在戀愛期中，男子的虛心，女子的矜持，雙方總保持着客氣的態度，及至結了婚，男子就端起丈夫威風的架子，女子也「拿起嬌氣的樣子來了」。所以就很容易引起口角，如果男子在外面做事受了委曲，回到家內必向妻子發洩，妻子在家內剛料理完家務，不勝勞累，看見丈夫回來，必向丈夫訴苦，這樣的夫妻，如有一方不善於應付忍讓，那麼，口角就不能避免了。所以新婚的夫妻們，應該保持着你們婚前戀愛

時的互敬互愛態度，不要因一時感情的不和，而影響了你們將來的幸福。如，在不得已勢非發生口角時，為丈夫的應該把你的暴燥脾氣放棄一些；做妻子的也要忍耐，不使口角發生才好，這樣才能永遠的維持你們的甜蜜生活。否則的話，發生了第一次口角，繼之第二次第三次的口角發生。多次口角後的收獲，只有使你們苦痛，悲觀，怨恨，而走到不可收拾的局面，由情侶一變而為怨偶，繼之離婚，試想這樣是不是人生中最不幸的事情！

新婚的夫妻們：你們要避免這種事故的演變，請你們在要發生第一次口角時，還是容讓一點，理智一點罷！

讀 報 偶 識

米 家 榕

報紙是天天看的，可是千篇一律，國內的消息，最多的是戰事方面的，其次是些貪污，逃亡，自殺……再有就是大個字的廣告。世界消息

更是簡單，幾乎完全是國與國之間的勾心鬥角。偶而也有些體育界的新聞，而大多是某某兩隊的比賽或是運動會。

今天可不然，同時看到兩個新聞，實可說開體育新聞的新記錄，一個是天津公開足球賽中某隊毆打裁判員，另一個是某省中學的學生毆斃他校體育教員。

唉！說起來真慘！中國人不但保守不了古道德，甚至連這新的體育

別打他

吳 桐

別打那竊物的孩子，
當你發現失物的時候，
他是爲了餓的侵襲。
而下了這使人討厭的手段。
他們也有父母，
絕不有所異於我們。
是因爲無有隔夜之糧

難以爲汝之之故呀！
告訴你，別罵他，
更不要打他！
你應該憐憫他，同情他
有這樣的遭遇，這樣的環境。
勸告你，別打他，
實應去打那些使他們飢餓的人！

露營參觀小記

克 勤

十月四日下午，童子軍教練曹先生率領着我們前往北然參觀北平市童子軍露營，同學們高興地並且攜帶被褥，以爲留宿。到了九龍壁附近，一看各學校的童子軍服裝整齊，已早把營盤佈置妥善，真可謂「靠山近水扎大營」，總之皆在樹叢深處，環境險阨地方，以便於防守而捷於進攻爲原則。白色的帳篷，隱顯於綠蔭間，炊烟從樹隙間衝出，圍裹着魚肉的香味，直撲進遊倦欲歸的閑客們的鼻孔裏去。使我們又羨慕又讚美他（她）們的這種難得的生活方式。

寬妥了宿處以後，曹先生領着我們到各校營地去參觀，走到每一個營帳前，都有數個活潑的孩子，拿着軍棍在站崗。不對的！我們不應該

以孩子的眼光在那時望看他（她）們了，因爲他們已經是英姿糾糾的軍士了，他們是未來捍衛國家的勇將；現在維護社會的義軍。
他們知道我們是參觀者的時候，都嚴恭地行着軍禮，我們真是有點不敢應受。各帳篷裏都鋪着很厚的草和棉被，軍氈等等，雖然天氣已經寒冷，由於他（她）們的佈置緊密，夜間是不會受涼的。
九時左右，月色朦朧，星兒們都躲在浮雲裏。集合號令發下，是響火的時間，一堆劈材放在天王殿前磚地上，各校童子軍圍成個圓形，各教練都和前排的小勇士坐在一起，開幕禮在樂隊吹奏中完成了。童子軍歌，營火歌相繼合唱起來。尤以營火歌的聲調，在月光火光沖照着黑夜

的池畔，悠悠地吻着太液秋波，傳送到遙遠的地方，清晰的歌辭，含着着親熱、友愛、歡洽的情緒，使每一個人都靜息的玩味着這大體的慰藉。

遊藝開始是大同中學同學演奏手風琴，他向大家先作了一番滑稽的客套，曲調也很動聽。此外尚有唱歌等等節目，其中以懷德小學同學表演的國術——棍，腿腳靈活，實有工夫。另一同學也是演棍，手法純熟，堪可媲美。這時忽有某中學隊裏同學說：「今晚可別偷他們的營呀！留神棍的利害？」接着在師生們的掌聲中，師附的馬教練，唱出教人笑破肚皮的「出四門」小調來，歌辭幽默逗趣，笑聲振耳，各教練也特地參加表演「不倒翁」這位翁的飾者，是年紀在大會中最高理事會代表金先生，他挺直了身子，一動不動地任着各位教練的推打，但是大家笑得收不住口的時候，這位不倒翁還是倒下了。曹教練往火堆裏添着劈柴，並且操着山東腔調唱着表演，大家又在笑了。

營火的時間很長，大家收止不了快樂的心情，都毫無倦意，當聽到偷營時間發表後，更高興起來，看那時的精神，他們是足能支持整夜的。營火漸漸地減低了熱的威勢，大家在歡呼中華！中華！日月光華……聲中散會。

偷營開始了，時間規定的是自營火終了至第二日天明（六時）中，我們住地是小西天裏，南面便是女附中和女一中的營地，她們的年紀都很小，但是所設的很。崗位林立，而森嚴，巡查往來絡繹不絕。她們並沒有偷別人營的預備，僅提心地防範別人的侵入。她們看到我們住在佈滿泥濘黑暗而可怕的地方，就向曹教練小聲地問着：「先生！他們不害怕嗎？」

「幾個月後他們就是老師了，怕甚麼呀？」曹先生這樣地回答她們，可是把我們抬得太高了；雖然未來的責任與地位是不可否認的，究竟我們現在還是學生呢！感謝她們送給我們一盞燈，使大家方便了許多。

我們爲了看看偷營的把戲，誰也睡不下去，雖然白天已經累的了不得。電光一閃，使我們捉起興來，看不清是那校同學，一行數人拿着手電筒，挪步走來，頭前的那位，向女附中營裏照了一遍，看到戒備如此森嚴，很有點失望似的，然而却很大胆命令着同志向後轉，一邊哼着流行歌曲，打着口哨溜去了。

我們也替他們叫苦以這種情況下可真够難偷的：一夥去了，一夥又來，甚至有的看到門崗是三四個小女孩子把守，便想不顧一切地闖進去，然而他們也知道偷營是有規則在先的，那樣一來不就成了明搶了嗎！整夜地偷營，使他們的崗位，更加緊地起來，同時不斷地換崗，以調劑她們的疲勞。

夜半，曹先生到我們這邊來了，他對於今晚的舉動很覺不滿意，他說：「還沒經歷過有這樣偷營的；拿着手電筒照守位的臉，連吵帶呼，做賊的胆子好大呀！」我告訴他說：「我們借住在這個地方，可真挨了不少的罵呀！」曹先生笑了，他又替這些女童子軍們向我們表示謝意：「虧得我叫你們住在這裏，否則還不知要遭到甚麼地步呢！」最後他很肯定面帶怒氣的說：「以後我絕對不參加男女童子軍共同的露營了，在中國社會環境裏，還需要一個時期！」我們這時都默然無言，曹先生於是又把露營應注意的事項，一一的指示了我們。

殘星已露出頭來，陰雲早散得無餘了，天是快要亮了吧！曹先生看着鏡對我們說：「你們也該休息一下吧！沒有人來偷你們的！」

朝陽顯出她那剛塗抹好的胭脂臉，羞得液波也暈紅了，軍軍們這歡聲雜亂的聲音，驚醒了我們。在整理被褥時，聽聞我們的班長喊着：「我的皮鞋誰拿走了！」大家都作出了會心的狂笑。

孤 獨 行

去 野

——別 後 的 初 會——

請你們先安靜一下，待我想一想我該從何處說起。我到北平第一次見到朋友們，我就聯想。很多人疑心我變了，是，我也承認在某些點上我已經變了，但對基本信念我還沒動搖。

當我們窮迫而離平時，我的心情變了，已往的美夢完全粉碎，坐在車上，廣漠的田野旋轉着，旅客們大都瞌睡，有的呆呆的看着外面的野景。我心中是空河洞的，我想睡，可是閉上眼又睡不着，睜開，從開着的窗子我看見莊稼快熟了，可是我卻悲傷這綺麗純真的美景會來到了一個「不調諧」的社會！環顧乘客，我相信他們都有理，與目標，他們奔勞回家，有人會瞭解他們堅忍的苦衷，他們會看到悲慘的臉，我？不敢想。一個孤單的孩子，沒有家；沒有依恃，在偉大的人世中，時時刻刻感到荒涼，感到冷酷，因此我的心情很沉悶，我把童年捐給惡劣的環境，有人會問過我：「就這樣的沉下去嗎？就這樣的忍耐下去嗎？」我哭了，我不想沉，我更不願意忍，誰不知道忍的味道是「倒斃氣」是和「從鼻孔向裏灌水」一樣的激痛？然而我怎麼辦？回想前三年的暑假，我病倒北城的一所民房裏，貧困使我不敢上醫院，我咬牙忍受病魔的蠶蝕，在漆黑的夜裏，院子靜寂得可怕，我耐不住體溫的上昇，室內的窸窣，頭昏昏的不能入夢。許多雜亂的情緒，我無法清理；血的回憶，淚的往事，我無法封遮它們的反映，我這時忽然想起了一個自殺者的遺言：「

當你不能逃脫物質與精神的拷刑時，死是最好的一條路」我這時才領會那位死者的語意，然而當我從紗窗睡見點點的星光時，我緊張的心情鬆弛了，我覺得我不該死，我還需要掙扎下去，死會給我招來辱罵，鄙視，污穢，而加重了仇敵的兇焰，於是我長出了一口氣，汗濕透枕上的毛巾，好容易到了天明，恐懼悲憤的心情消滅了，胸臆的氣塞慢慢疏解了，當你們去看我時候，是我剛醒，你知道當我看見好友是如何的興奮嗎？我的病減輕了大半，我覺得我應該活着。

車停了，我隨着擁擠的人群走出車站，提着行李找不到小客棧，稍安置一下便捧着那封介紹信去訪人。

住了五天客棧方上班，那個陌生的場合，我有些恐慌，在別人忙時，我倒覺得無聊，直屬主任遞給我一本規程說：「瞧完它可以明白這個機關的詳情，初次上班幹不了工作，過幾天再說。」我站起來說了句新學會的「請您多指導。」

工作派定：我是在一個職名比我稍高的同事身邊「打下手兒」，他起稿，我謄清，我懷着「虛心求教」的赤誠聽他支配，我總想：謙懇！勤謹是初入社會青年的必備條件，可是那位同事却誤認那是我的弱點；是我的屈服。他抬頭了，中客氣而傲慢，言語儀表彷彿成爲我的上司，他大言不慚的說我常識太差；誇他能幹；誇他最願意幫別人忙；並且最

愛指示我工作的方法，我祇以微笑表示領會他的盛意，其實他是什麼人？以「自大」說那是誰也比不了；他不滿意任何人；天天發牢騷，彷彿他是「懷才不遇」，眉細着，看誰全很彆扭，就像你欠他的債賴着不還似的，可是論能力恰相反，撰個短稿，也許紅頭漲臉；抓耳搔腮；抹三四次；撕五六回；煞有介事似的，弄完了，趾高氣揚的令我抄，我接過原稿，暗中微微吁了一口氣，詞多不通，句亦含混，然而我得照抄。

時間長了，從他們彼此的過往與閒談中，我開始明白服務不是才幹問題，而是人力的問題。有硬門子介紹進去的，可以擺譜兒不工作，可以向人使性子，然而別人反還得尊敬他。像我；就得受氣，誰全看你無足輕重，向社會討飯吃的衣冠乞丐，勞累的職務全想派你幹——簡直像當差。

沒朋友，同事又不熟，因此下班便躲在客棧裏翻譯一本科長指定的英文。出賣靈肉的女人，穿梭般的裏外搖擺，猥褻的蕩笑；淫穢的戲謔；打情罵俏的呼喚，使那院子無時不在嘈雜中，尤其是她們常在窗外唱流行曲，遇到了她們，她們就很大方的先向你說話，在可能範圍內我是不敢理她們的。

日久，對客棧的生活泰然了，每天晚上，我在屋中工作，外面的世界暫時與我隔離，我彷彿走入無人的荒野。

我的同伴儼然變作了我的上司，有一次他請假，臨走告訴我有些事情等他回來再辦，以免弄出笑話，於是我除去整理手下的工作，還被吩咐幫別人忙。在「人善人欺，馬善人騎」的俗諺下，我沒有一刻閒暇。

我的工作來到了，很急而且還規定了時間。因科長見我的同伴沒來

，便令我試作一次，我聚精會神的做完後請科長批改，因為是初次，我的心直跳，總覺得沒挨碰，事情也如期辦妥。後來同伴上班，知道了那大事情的原委，一聲不語的出長氣，眼光很不快活的睨着我，我裝做不知。

我搬進職員宿舍，那個房屋狹窄低小，當我由小客棧搬到我的職員宿舍中給我很大的安慰，因為我已離開了客棧的喧囂煩擾，可按時吃睡作息，生活與心情納入了正軌，我開始要利用工餘的時間閱讀了。

意外的我被調到另一科，我很苦惱，因為剛較熟悉又換環境，真有些害怕，然而上級的命令無法違抗，便草草交待一下去履新。

後來我才探聽明白：同伴看我工作日漸進步，他嫉妒我，更疑心我要奪他的位。本來應，同是給機關服務，同是職員，誰該使喚誰？他既不是上司，又不比我高明；對我不同情，不協助，輕視我，這種人尊敬他幹麼？並且同事們也常說他的悻悻謬理，誰全討厭他，這樣增加了我對他反抗的決意。起初是不順從，繼之是理由的分辯，——我們的裂痕顯著了，爭執也常有，他暗中便向有力方面進讒言：說我偷懶，辦事能力太差，蓄意令我退職，科長為我各方疏通，才給個調轉的機會。

到新環境，我又開始學習，險些斥退的職員，到處被人歧視，因一般人全疑為不是能力差就是品行壞，所以暗中時時被人偵察，在無名的污蔑中我向前掙扎，努力。

回到宿舍，便在屋看書。那裏面起初還不錯，同事間彼此很客氣，可是不久便開始戲謔、茶餘飯後，聚攏起來講論桃色的瑣聞和生理的解剖，掀起全院的狂笑。這是唯一的消遣，否則便都紛紛出外尋找消磨時

光的路子。

不久，情勢更擴大了，每逢星期或假日，便有人發起賭錢。起初是麻將，輸贏數目也小，在以消遣爲口實的情形下，也沒人自以爲奇的，確在那個小城市裏沒有可去的地方，所以除去上班外便成爲城中的游離份子。麻將一興，頗有風起雲湧之勢，稍微閑暇，立刻有人號召，一號召便有許多人應聲，因爲牌少人多，時常發生口角。

當差的老岳，總嫌錢步不願意幹，這時他便抓住人們狂於麻將的良機，不但慫恿招待賭客，更學會了投資，誰一捉打牌他便先擺桌子，茶，買烟捲，結果可以多得賞。更覺冒了別人的囑託，又由外面借到兩三付，其實是自備的，同事全說老岳好，真爲他們着想，因此多打，多賞，老岳每月除去開支的盈餘，比兩三個職員的薪俸總額還大。於是便不再報級職責的繁重和待遇的菲薄，不再提起辭職的話，反而終日與高彩烈的一面工作，一面哼着淫穢粗俗的小曲。可是對於院子的打掃，飯食的炊做，卻日漸疏忽。他對愛賭的人非常恭敬，對不賭的人表面不愛理，背地卻說爲「看財奴」，他認爲人不賭，他的腰包不會鼓。

因爲名聲大噪的關係，所以宿舍外的人也相繼參與，這樣牌少人多，向隅者便建議暫停麻將改玩「十點兒半」「牌九」「怕斯」。那樣，「怕斯」可供許多人玩，並且輸贏也快，也過癮。

賭風蒸蒸日上，一次的勝負便可抵一兩月的薪俸，這樣便有請假賭

的，因爲比在公事房舒服，賺錢快。於是鉤心鬥角，欺方詐術，花樣新，笑話百出。爲了錢，他們能通宵達旦的賭，廢寢忘餐，傷身耗神，均所不惜，只要玩上牌，他們便有了勇氣，有了智謀，有了忍耐的毅力和吃苦的決心。因此你早晨起來，你可以看到頹廢強張的眼，蒼白無血色面孔，哈欠連綿的伸懶腰，夾雜着失敗的咀咒，勝利的矜誇，笑臉，悲顏，然而全是不正常的，彷彿從陰森的地窖中爬出來的鬼，在陽光的照射下感到了畏縮。

在一明兩暗的裏屋，我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因爲外間是賭場，呼喊，戲謔，捧牌，叫點兒，邪詭，怪調，屋頂都爲之顫抖，擁擠的摩擦聲，桌凳的碰擊聲，造成了狂歡的世界，那樣的喧囂。我怎麼能眼閉？起初我總是蒙被發急，誰想每晚都如此，後來我用着極堅定的理智抑制自己的起居，加強生活的規律，起，臥，閱，誦，寫，抄，除去特殊情形，我絕對按着規定去實行，盡量使我自己成爲一架機械，所以後來有人暗中批評我個性太強，稜角太多了，不合羣，不好交際。總之笑我年青，對社會不認識，對世態不明瞭。

他們的批評我不反駁，因爲他們有根據，你們想：我憎惡的舉動，別人做了，於已無關時，便以漠然的眼光看完就離開。有時他們勸我參加，我都不會爲藉口而婉辭，有人也勸我學，我說腦子不夠用，到必需酬謝時我也會同他們出外鬼混，混完了立刻就忘把自己拉回既定的嚮

範中；令我討厭的人，我可以不理他，住在同院，除去偶爾點點頭外就像沒見一樣，他們說他們笑，以致他們的舉動惹起全院的人哄笑時，我全不出去玩，他們事我不去問。他們的話我當耳旁風，同時一種自傲的「優越感」使我聯想他們的惡習傳染，這樣我由憎而怕，「可是對於爲公益熱心的，我尊重他，擁護他，有時我們在一起工作，逐漸也會融洽，然而那是工作；在內心，我對他沒感情，我不找他玩，更不找他談天。他們有時也勸導我改脾氣，可是我總不能改，因爲我不能改消他們，已經感到傷心與慚愧，所以立誓最低限度不能被他們同化。可是當我發覺誰適合我的脾胃，也就是他不與世俗浮沉，娟介自持的人，雖然大多數人全不喜歡他，諷刺他，輕視他。在衆人的環境中他成爲一個孤獨的人，可是我接近他，並且感情會在短期間溶合起來，關於他的被人誤會，我能自動的向人解釋，合理的工作更肯擔起責任幫助他。別人的舉止和言語，在我身上很難發生作用，因爲在那個圈子裏，多些些狡猾油滑，隨波逐流的市儈人物，我一進宿舍的門，意識會立時報告我又回到冷冰的巢穴並讓我注意格外防備嚴密的侵襲，以免感冒。這種方式我延緩了一年多，此後，隨着年齡與歲月的增加，我也覺到孤寂的不利，於是方針略換，我開始打入他們的娛樂圈，我可沒伸手，只是在旁邊瞧一瞧，也常找機會和人閑談，在別人的眼中，我的倔強逐漸軟化了，尤其是關於公益的事，我都踴躍參加，爲了大家的福利，拋開私人的偏袒，站在責任者的立場上，我向破壞秩序的人勸告，也曾跟故意搗亂的份子

吵過嘴；爲了少數執拗性的挑剔，也會爭論得臉紅脖子粗，而準備動武，我抱着試驗改造環境的心向前進。可是結果失敗了，我沒辦法只好從混沌的路途中撤回腿。繼續走我自己的路。

我約束自己非常嚴，除去生活刻板式外，對於無關重要的瑣事我也不讓理智放鬆，因此我的東西位置永遠不會錯，稍微一動我就會發覺，同時把它更正過來，譬如上鐵一事，決在睡前五分鐘上，上幾圈也有一定；躺在床上，必把錶向我頭部放着，別人若於無意中移動一下，我若發覺時就起身更正；疊被的形式，掛衣服的位置，換衣服的時間，像片的懸貼，書籍的安置，茶具的排列，總之都不能錯，彷彿是個活動的模型，錯了軌道舉止就不自然，因此當人說，我「別那麼注意稜角」時，我都以微笑之。

我切盼志同的伴侶們和我攜手，我願意陪他們去遊玩，去切磋，去砥礪，在理想的大道上，更願同他們一起抹汗，可是在宿舍中我絕望了。那裏沒有友情，沒有暖熱。雖然鬍毛的青年大有人在，然而在思想與行動上，他們已經流露久歷風霜的老練氣——虛偽，狡詐，貪婪，放蕩。他們已成妓院的熟客，鼓姬的捧手，牌九的健將，擲骰的英雄，海量的酒，連續的烟，神通的麻將牌，這些優良的成績，超凡的技巧，使他們傲慢。他們以爲走上了社會，認識了社會，又鑽入了社會竅門，他們

懂得如何利用他人的短處和疏忽來抬高自己的職位，放大膽孔找機會來顯示自己的精明，學會了吹噓和詔談，並且做得很大方，很磊落、美其各日「交際」「應酬」，青年聖潔的光輝，在他們的身上已經消逝了，終日與他們相處，我的精神受到苦澀浸漬。

一個初冬的下午，宿舍突然熱鬧起來，許多新的青年搬進去，我後來探聽才知道是由某行政機關訓練完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全是神彩奕奕的，紅胖的臉，健康的身軀，雅靜的舉止，溫文的談吐，把這枯燥的宿舍增添了無限的生機。我很興奮，雖然我不認識他們，可是我相信他們初出學校，沒受到社會惡劣習慣的薰陶，他們全懷着滿腔的抱負和改造社會的決心。以己度人，我想宿舍的風氣將轉變了，這群生力軍一定會表現教育的效果，他們全寫過冠冕堂皇的文章，詞藻蓄意更是新穎，確當，那般腐污的份子，該被這東烈火燒化了！我這樣預料，我更這樣期待。

但他們的表現，使我深深的吸了一口冷氣，我感到被愚弄似的羞愧與悲哀，但是我能和誰去說？他們這些人，初次是不好意思去參加陣營，他們便陸續投進。據說真是生力軍，他們的精力而旺盛，他們有勇氣，有果斷力，有犧牲精神，真是好勇士，有人說「玩兒」（賭的尊稱），你便可看見爭先恐後的向一起聚攏，錢放在手裏，兩眼注視桌上的牌九，骰子一動，他們的精神立刻集中，輸了不在乎，下次傾囊放注，他

們的注子常常打破記錄，誰不誇獎新貴們的瀟灑，鬪卓？誰不說他們家不指望他們維持生活，做事只不過是「玩兒票」？贏了，他們歡呼聲叫的聲音可以衝霄跳的比別人高，有時還可靠倒幾個人或蹂躪了誰的脚。因為他們年青，受過高等教育，會在這環境中抬高自己，日子一久，他們也變做老手了，或許「有過之無不及」，在這些娛樂上，他們不甘人後，他們的競爭比舊人來得激烈，進步的速率也快，花樣也翻新，他們會使沉寂的場面立刻繁榮起來。

希望的火花熄滅了，我奇怪教育的力量在那裏？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全這樣？我坐在書桌旁，有時因外間的吵擾精神稍微渙散，推開工專，我想，想青年到底那點可貴？一個教授的訓誨立刻衝出了記憶之門：「青年的寶貴點，不是你們的能力，不是你們的學識，更不是你們的經驗，在社會中你們是渺小的，幼稚的，而所以被重視的原因，是你們有純潔的心，健全的體魄；在你們的文章或語句裏全充滿着憤慨與希望，你們既不滿現社會的與習俗，離校後就該引以為戒，用你們絕大的毅力，在可能範圍內使你們的理想成爲事實，不要辜負教育的宏惠。」對！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時我會深深的感動，我想所有的同學也該感動，我更預料各們在校的學生也同樣有如是感。可是目前全完了，沉淪的惡習，他們反而喜歡，雖然我不敢奢望青年全能改造社會，而至此也不要加重社會惡習的遺傳。

(完)

兩個面孔

一 曉 憶

雞聲慘慘的呼聲，拉開了這長夜的黑幕，他的音波由宿舍的後身，闖入了每個人尚未清醒的耳中，使不由的寒戰起來。

今天是禮拜日，有家的回家，只剩下了本齋十幾個相同困苦的孩子，在圍聚着，談着各人故鄉的風味……

天在七點多鐘的樣子，同學們大半已起了床，我想上街去買一點東西。又有同學王××讓我帶一點東西，所以我不得不走一程。

風之舌，尖了不少，一陣陣的敲在我的臉上，却感覺微涼，雙手插在褲兜裏，一步一步，踏出了學校的大門。在一個輝煌的門臉上，大書着××百貨大線店，四周的彩布圍子上，也寫着很大的令人注目的字

「慶祝三週年紀念，各貨一律減價三星期」，門口有二學徒，在掃地，按排着無線電，及各種貨品，擺得得惹人注意。門的裏側站着一約三十

左右的青年，長髮梳的很亮，好像是沒睡醒似的，白眼球上發一點紅，很明顯的表現着昨夜的覺，是沒睡足，是打瞌了呢？還是……？打了一個哈欠，靜靜的站在那裏。不一會無線電裏發出了流行歌曲。……

當我沒走進這舖子大門的當兒，却從東邊來了一個年老人，他比我先走了一步，頭上戴着一塊破舊不堪的布巾，在左側破了一個寸餘的孔

，好像不是今天破的似的。從裏面露出了半黑半白的三寸餘的頭髮，面上也是泥垢不堪，皺紋好像在他額上的日子。牙齒壞樣子也缺了幾個。

衣裳是去夏的一身，至今秋尚未脫掉。在手中還拿着一個拐杖，藏在左脇下，順着拐杖，可以看見他的左腿是殘的，鞋已經開綻了，襪子沒有

，只有黑褐色的泥垢作着他一身的綠顏色。左手扶着拐杖，伸出右手向舖子內，屋裏的人，乞求。聲音在無線電的勢力下，幾乎是沒有，屋中的人毫不在意的點起香烟。

他的笑波從口角旁，偷偷的露出向着屋裏的人，却不知完全隨着他烟空費了。完全沒介意嗎？不然，他們終於看見了外面的他……他在梯旁的屈窮裏找了半天，拿出了一張沒人要的污穢的一百元票子。讓學徒的轉遞給他。同時囑咐他說：「告訴他，以後不要老在這兒麻煩。」

「是！」學徒的回答隨着向外的步聲出去……

我回到學校，到了屋內一睜眼，一合眼，總能看見有兩個面孔在我面前閃爍着，一是：生滿皺紋的臉，破衣，殘腿，笑臉……一個是亮髮，怒面，口邊的烟與烟……

(完)

不算幽默(二)

顧 客：用點力，別這樣好像沒吃飯似的。

搓澡師夫：是，先生，我都出汗了。

顧 客：你說使勁，爲甚麼我覺不出來。

搓澡師夫：先生您身上的泥太厚啦！

獨望

李景誼

幾天來，除掉忙於考試外，爲了給朋友們趕織一些毛活，我常常感到頭昏。這時候，我只有一個人倚窗獨望——一向是在孤獨中長大的孩子！我發散出眼中僅有的光輝，我凝視那遙遠的天空，我想：全是在這天空的下面啊！爲什麼？……

我流浪，我逃亡，如今整整的二個年頭了，勝利帶給了我什麼？殘殺的烽火，燒走了我兒時的美夢！我嚮往於我的故鄉，青青的草，高高的山，湛藍的海水。我更懷念故鄉的一草一木，故鄉的父老。尤其是使我夢寐難忘的，那澎湃的海濤，在那裏，有着我兒時的眼淚與歡笑，也有着我彩虹一樣的理想。

我愛海，我曾經坐在海邊低泣哀訴，我曾經站在岸上痴呆的想，想着海的美麗，海的純潔，各種各樣的珍奇美玉，都應有盡有，還有一位美麗溫柔的人魚公主，這一切……在污穢的人間，怎麼能找到呢？於是好幻想的我，沉到深深的幻夢中。

然而，我很清楚，現在自己是生活在卑污苟賤的人類社會裏面，見到的是餓心鬥角，你爭我奪，片片紅葉，渲染上戰士的血，腥紅的血，聽到的是，物價高漲和交織的槍聲，而不是和平甜美的交響樂，……啊！血氣方剛的我，心痛欲裂，我愛海，我更深深的愛着海了。雲啊！讓我念一首陳衡哲女士的「海濱之歌」請妳轉達給我懷念的海吧！

「找風來同舞，
雨來同笑，
風雨歸後，
我仍悄然獨伴清宵，
誰說我身體渺小，
我有着滄海的懷抱。」
喂！好朋友，你不愛海嗎？那讓我們去飛到那兒，創造一個新天地

吧！
獨望中，使我懷念往事的零星，憶起昔日的一切，更使我對海，多一層愛戀，多一層相思；看！月兒出來了，那麼美，那麼靜，那麼安祥，她笑了，向着我嫣然一笑，啊！妳這一笑，是解我的悶呢？還是添我的愁呢？
(完)

編後散記

編輯部

1 厚厚的一厚冊。新年伊始，我們除去向讀者「恭賀年禧」之外，更希望每讀者均能「抓住時機，勇往直前！」因惟有這樣才可存這紛亂的環境下，站得住腳步。讀者！我們祝福你們！前面的平坦大道已在等待着你們踏上呢！

2 本期漲價，實屬不得已。環境的逼迫，讀者們恐怕早已洞悉。爲了使讀者減輕負擔，自本期起本社規定如下：

(一) 訂閱三月者打九折。訂半年者打八折。訂金年者打七折。

(二) 訂款一次付足，不受漲價影響。希讀者們利用。(訂閱價目請參看次頁。)

3 本刊上期因稿件擁擠的關係，「發掘圈」一欄未能排出。多數同學因未知其故，紛紛來信探問。因此，本期臨時將此欄也加大。其中「兩個面孔」的作者曉憶同學，雖寫作技巧，取材方面都甚平庸，但此同學曾投往本社稿件約二十餘次，其寫作精神實堪稱許。

4 新詩版較前更爲堅強，深望諸作者作更進一步的努力！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5 「求雨」一露營參觀小記二文，雖然文意與目前季節不同，但在發掘圈中的它們，就沒有多大關係了。因發掘圈中的文字具以敘述通順爲主的。

6 「丘八的婚姻問題」是一位勇士寫的。從那篇文字的字縫中，就可看出問題是如何的重要了。只可惜寫的不太好。關於這點，本社曾已刪改了一些，然大致未動，因如不這樣，作者的真情是可能被抹滅的。讀者！下月再見！

徵稿簡章

- 一、本刊以建立正義之文壇及發掘新的作者，來共同推進文化事業為宗旨。
- 二、本刊無後台靠山，僅係本著「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精神而建立，對於稿費，完全負擔，請放心大胆來投。
- 三、本刊為一綜合性之月刊雜誌，內分社評，譯文，報道，呼聲，青年問題，科學常識，風光簡介，漫畫，散文，漫談，詩歌，愛之世界，劇，小說，發掘圈等欄，各欄均絕對公開徵稿。
- 四、我們知道多數具有寫作天才的人，受機會或環境的影響，而被埋沒，這實在是社會上的一大損失，本刊有見於此，故對初次之投稿，凡敘事通順，合於實際，而用意為公者，在可能範圍之內，決予刊出，以啓發其寫作之天才，而期達到發掘新的作家之目的。
- 五、來稿除社評譯文報導長篇小說外，其餘各欄，最好不要超過三千字，發掘圈更不要超過一千五百字，特殊作品例外。
- 六、來稿請寫清楚，並加標點，註明所投之欄名，及字數。
- 七、投稿人除發表筆名外，並請註明真實姓名、詳細住址，及加蓋印鑑，不願示知者聽便。
- 八、凡來稿件，本刊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特別註明於稿端。
- 九、我們都是窮學生，沒有金錢，一切只靠人力來苦幹。所以就沒有大量的金錢，作投稿鈞酌的力量，故對刊出之稿件，不能付出稿費，請作者原諒。
- 十、本刊每月一日出刊。來稿於十五日以前收到者，合則於本期或下期刊出，不合則於三十日以內退回。十五日以後收到者，於下期整理刊出或退回。
- 十一、來稿一經刊出，即贈本刊一冊，但經刊出之原稿，不予退回。
- 十二、投稿請直寄北平東華門萬慶館胡同甲三號本社通訊處。
- 十三、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公佈之。

本刊在依法申請登記中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孫良
編輯者 長江雜誌社
發行所 長江雜誌社

通訊處 北平東華門萬慶館胡同甲三號
電話(五局)五四七四號

印刷所 北平宣內浸水河九號平明日報

分銷處

北平市：八面槽六十九號 上海圖書雜誌公司

濟南市：經四路緯三路 中國文化服務社

天津市：南市廣興大街八〇號 華昌書報社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請勿轉載▼

定閱價目 (本月各期一律按此價目)

期間	冊數	刊費	郵費	掛號費	航空費
一個月	一冊	六千元	免	四千元	四千元
三個月	三冊	二萬六千元	免	一萬二千元	一萬二千元
半年	六冊	二萬八千元	免	二萬四千元	二萬四千元
全年	十二冊	五萬元	免	四萬八千元	四萬八千元

註：本價目一次付足，不再漲價。如蒙訂閱，請直寄來信與本社接洽。刊費可用郵票代替，中信掛號寄來可也。

定價法幣六千元航空寄遞郵費在外